

皇清經續編卷四百七十八

南菁書院

儀禮古今文疏義一

涇胡承琪墨莊著

士冠禮

席於門中闌西闕外注古文闌為槩闕為蹙聘禮擯者立於

闕外以相拜注古文闕為蹙士喪禮席於闌西闕外注古

文闌作槩闕作蹙注特牲饋食禮席於門中闌西闕外注同

周禮輪人牙得則無槩而固注鄭司農云槩檝也蜀人言檝

曰槩元謂槩讀如涅從木執省聲疏云先鄭讀槩為危槩之

槩故更轉從檝也後鄭讀槩卽是槩蘇結切今案此疏誤也先鄭蓋讀槩為

蘇結切故轉為檝釋文李一音素結反與先鄭同若後鄭讀如涅是乃結反不得為蘇結切也匠人置槩以

縣注故書槩或作弋元謂槩古文臬假借字疏云今之槩從

木執聲之省者也古之槩爲臬法字故尚書康誥云汝陳時
臬臬法字亦得爲槩柱之字故云假借字也承琪案說文臬
射準的也闕門闕也檟木相摩也三字義別古文以音近得
相假借鄭君深明六書必使字當其義故於輪人注讀槩如
涅使其音與臬相近匠人注則破槩爲臬士冠禮注則定從
闕不從槩三者較然明矣闕爲蹙者說文闕門楣也楣限也
文選西京賦右平左城辭綜注城限也是城與闕義同景福
殿賦其西則有左城右平李善注引七畧曰王者宮中必左
城而右平城猶國也言有國當治之也案闕國於從或聲蹙
城於從戚聲蓋古音或聲戚聲相近城之爲國猶蹙之爲闕
鄭不從者取其當文易曉耳賈疏云以槩蹙非門限之義故
從今不從古非也

筮人還東面旅占

注 古文旅作臚

案旅臚以聲近得通爾雅旅陳也臚亦有陳義故鄭注周官
司儀皆旅擯云旅讀爲鴻臚之臚此注云旅眾也臚無眾義
故不從古文或謂古文作臚義本訓陳臚占者謂陳著占之
今按尚書洪範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金縢云乃卜三龜
一習吉士喪禮云占者三人在其南是卜筮必用三人上下
同之鄭從今文作旅訓眾於義爲允

爵弁服纁裳

注

今文纁皆作熏

士昏禮元纁束帛

注 同

疏云纁是色當從糸旁爲之故疊今文不從熏從經文古纁
也承琪案云皆者蓋合下文纁邊士昏禮則合下文纁裳纁

衿等言之與後凡言皆者大率放此

緇布冠缺項注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頰

鄭云緇布冠無笄者著頰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冠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頰象之所生也滕辭名齒為頰陳祥道禮書云鄭說缺項之制蓋有所傳讀缺為頰經無所見承洪案缺頰一聲之轉小雅頰弁傳云頰弁貌此注讀缺如頰者止是比方其音然其下云著頰云固頰云頰象則當鄭君時已以頰為物名劉熙釋名云箇恢也恢廓覆髮上也魯人曰頰頰傾也著之傾近前也其說與鄭云滕辭名齒為頰合續漢書輿服志云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頰所以安物此亦以頰為固冠之物名也

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注古文甒作廡 既夕禮甒二注古文甒

皆作廡 士虞禮記尊兩甒於廟門外之右注古文甒為廡

也 少牢饋食禮司宮尊兩甒於房戶之間注古文甒皆作

廡

案說文無甒字古皆借廡為之方言甒甒也周魏之間謂之甒此亦必本作廡瓦旁乃後人所加耳鄭不從古文作廡者疏云此甒為酒器廡是夏屋兩下亦當句易曉意也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圍執以待於西坵南注古文匱為簋坵

為稽為簋宋本作作簋張氏識誤據釋文定作為簋

案說文無簋字惟竹部簠字注云竹器也从竹贊聲讀若纂此當與簋同字禮記明堂位薦用玉豆雕簋注簋籩屬也以

竹爲之正義云簋形似筥與豆連文故知簋屬喪大記食於
簋者盥注簋竹筥也據此簋雖竹器非盛冠之物故鄭不從
古文作簋但說文匱淥米簋也鄭此注云匱竹器名今之冠
箱也淥米之簋亦非可以盛冠是鄭所據與許異坵爲檐者
檐當本作檐爾雅檐謂之檐說文云檐櫬也櫬楣也楣秦名
屋椽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椽釋名簷檐也接檐屋前後也
儀禮所陳容有以屋爲度者如鄉飲酒禮設洗當東榮注云
榮屋翼燕禮設洗筐於阼階東南當東雷說文云雷屋水流
也士喪禮置於宇西注云宇椽也特牲饋食記饔爨在西壁
注引舊說云南北直屋此皆以屋爲度故古文以坵爲檐然
儀禮凡言坵者皆堂角之名大射儀取公之決拾於東坵上
士虞禮饌於西坵上則坵非屋檐甚明故鄭疊古文不從也
必知古文當爲檐不爲檐者考經典釋文小雅不盈一檐云
檐赤占反論語檐如也云檐尺占反爾雅衣蔽前謂之衿云
衿或作檐昌占反惟於此音以占反是爲檐字作音一切經
音義引字書云檐以占反謂屋椽也蓋陸所見儀禮注本乃
坵爲檐後傳寫誤作檐耳漢書文帝紀注引孟康云陆音屋
檐之檐知坵與檐聲亦相近

兄弟畢袷元

注

古文袷爲均也

鄭注云畢猶盡也袷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緇帶鞞又士昏
禮女從者畢袷元注云袷同也同元者上下皆元也疏云此
袷讀從左傳均服振振承珙案左傳釋文云均字書作均漢

書律麻五行二志引皆作衿衿卽說文衿字篆文彡作彡勻作白形近易混說文衿元服而淮南子齊俗訓尸祝衿袷高誘注云衿純服袷黑齊衣也續漢書衣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衿元是衿本純服之名純服者謂衣裳同色非衿卽是元且如漢書王莽傳時莽紺衿服師古曰衿純也純爲紺服亦謂衣裳皆紺色也說文衿元服元上疑脫純字專指元服者舉一以見耳此經畢衿元謂兄弟皆服元衣元裳純元之服爲衿元故鄭訓衿爲同周禮司几筵疏引賈逵左傳注訓衿爲同呂覽悔過篇今衿服回建高誘注亦云衿同也皆與鄭合衿均聲相近故古文作均左傳多古文故亦作均鄭不從者以均平非衣服之誼故也

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注古文紒爲結 主人紒而迎賓

注同

案鄭云紒結髮紒卽髻字說文髻簪結也結卽髻字玉篇髻髮結也重文作髻引說文簪結也一切經音義髻古文作髻同音計然說文糸部無紒字惟鄭士喪禮少牢饋食禮注及周禮追師弁師注禮記雜記注皆作紒說文髻部亦無髻字髮下云臥結也髻下云結也髻下云喪結也髻下云帶結頭飾也此皆以結爲髻或據曹憲廣雅音義云說文髻卽籀文髻字因謂說文本有髻字凡訓注中以結代髻者皆後人所改殆不然也鄭必從今文作紒疊古文結不用者殆以紒之爲結當時通用如六月毛傳云象弭所以解紒疏云紒與結

義同毛氏詩多古文而亦用紒字蓋紒雖不止於結髮然結髮亦正其一端耳

贊者盥於洗西注 古文盥皆作浣 鄉射禮盥洗注同

案說文盥澡手也从白水臨皿春秋傳曰奉匱泔盥濯衣垢也从水滌聲浣滌或从完是盥浣二字義各判然古文以聲近借浣為盥此經之義當從澡手則盥為正字故鄭疊古文不從也

贊者奠纚笄櫛於筵南端注 古文櫛為節

案說文櫛梳比之總名也从木節聲段氏玉裁曰此從今文不從古文者亦謂櫛為正字節為假借字也

賓盥卒壹揖壹讓升注 古文壹皆作一 士相見禮主人答壹

拜注 古文壹為一 君答壹拜注 古文壹作一 鄉飲酒禮

主人壹揖壹讓升注 古文壹作一 鄉射禮壹揖壹讓以賓

升注 古文壹皆作一 聘禮公壹拜送注 古文壹作一 壹

食再饗注 古文壹皆為一 公食大夫禮卒盟公壹揖壹讓

注 古文壹皆作一 贊者辨取之壹以授賓注 古文壹作一

少牢饋食禮主人答壹拜注 古文壹為一 有司徹眾賓

門東北面皆答壹拜注 今文壹為一

案以上皆係古文作一今文作壹惟有司徹眾賓門東北面

皆答壹拜注云今文壹為一校勘記云此今字徐本集釋俱作古按全部注內壹為一竝云

古文是一與壹古今文皆互用賈疏雖云一壹得通然鄭於經

文必從壹不從一者正以一為奇數二為偶數壹為始初之

義再為重複之詞故凡與二對舉者從一為協與再對舉者從壹為宜經文有再讓無二讓有再拜無二拜明乎此可以知鄭意矣公食大夫禮云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注壹猶稍也古文壹作一十三經校勘記云此節經注據士冠疏則經當云一以授賓注當云古文一作壹今本與賈說不合當由後人妄改然諸本皆然其誤久矣承琪案此說是也今文此下又有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注壹壹受之而兼一祭之庶羞輕也此注壹一二字亦誤倒集釋所引不誤少牢饋食禮主人答壹拜通解敖氏俱作一拜誤宋本注一為壹亦誤凡計數之一一當作一凡言專壹兼壹當作壹也若禮記表記節以壹惠注云壹讀為一惠猶善也言聲譽

雖有眾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謚耳正義曰上壹是齊壹下一是數之一二也今經文為大壹之字鄭恐是均同之理故讀為小一取一箇善名而為謚耳此則一善之文無取乎壹故讀壹為一所謂言各有當也曹風鳴鳩序兩云不壹皆作壹詩其儀一兮則作一鄭箋亦祇作一召南騶虞壹發五豨經文作壹箋則云君射一發不破字者自以壹一得通無煩改易容齋五筆引漢華山碑五載壹巡狩祠孔廟碑恢崇壹變祝穆碑非禮壹不得犯而後碑云非禮之常一不得當

加柶覆之面葉

注

古文葉為搗

士昏禮加角柶面葉

注同

案少儀執箕膺搗注搗舌也曲禮必加帚於箕上注引弟子職曰執箕膺搗厥中有帚釋文所見鄭注本搗作葉山井鼎

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亦作葉是鄭以葉搗爲一字矣段氏玉裁云凡柶之盛物箕之底皆謂之葉或作楛譌作撲葉亦謂之櫪少儀作搗乃櫪之誤古音鼈聲葛聲相近故從鼈字或多作葛也聘禮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解尙櫪校勘記云櫪聶氏從木說文無櫪字手部攬理持也又搗刮也士冠禮面葉注云古文葉爲搗然則今文作葉古文作搗或作攬攬搗雖皆說文所有宜以攬爲正凡字之从鼈者俗皆从葛如臄躑躅之類故又爲搗少儀執箕膺搗字亦當作攬弟子職作撲撲卽葉耳其字亦從手廣雅搗折也又搗搔也王氏念孫疏證云搗折也搗當作攬搗音公八反說文刮也一曰撻也皆非摧折之義曹憲不知搗爲攬之譌遂誤音公八反又搗訓爲搔當讀公八口八二反曹憲讀與臘同失之承琪案搗攬二字雖別古音蓋皆與葉近少儀釋文搗音以涉反又引徐邈音葉而聘禮釋文云攬一音以涉反鄭於士冠禮昏禮從今文作葉疊古文搗字不用而於少儀之搗不破從葉且聘禮注云不面攬不誦授也卽又隨彼經作攬蓋以搗攬皆可讀如葉也至說文攬訓理持搗訓刮訓撻似柶之端箕之舌於理持義爲近不知刮與括同說文括絜也又栝櫟也何休公羊序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疏云括謂檢括柶與箕正所以檢括物者又括爲矢末鄭注儀禮云葉柶大端也說文骨部髹骨耑也然則搗之訓括亦未嘗不與箕舌柶端之義相近似不必改搗爲攬也

加柶面枋注今文枋為柄 士昏禮皆南枋注今文枋作柄

少牢饋食禮加二勺於二尊覆之南柄注古文柄皆為枋毛本

誤枋為方從十行本正

案說文柄柯也从木丙聲枋木作車從木方聲此經之義作

柄為近然古音方聲丙聲同部從方从丙字多通故鄭於此

從古文作枋而於少牢饋食禮則又依今文作柄也

筵末坐啐醴注古文啐為呼

段氏玉裁曰案呼與啐音義皆隔必是誤字當是古文啐為

啐之誤如古文酌作酌今禮酌皆誤酌也

請醴賓注此醴當作禮 若不醴注醴亦當作禮 士昏禮出

請醴賓注此醴亦當為禮 贊醴婦注醴當為禮

案醴禮以聲近得通鄭必破醴為禮者賈疏言之詳矣請醴

賓注此醴當作禮下有禮賓者謝其自勤勞也此九字今本

據集釋通解 敖氏諸本增蓋既破醴為禮故禮賓之禮即易字說之昏禮

注云此醴亦當為禮禮賓者欲厚之又贊禮婦者以其婦道

新成親厚之其易字說經並同此經醴辭曰注則不破從禮

惟禮於阼注壘今文作醴不用者疏云以其言醴則不兼於

醯言禮則兼醴醯二法故也然則此若不醴正是不兼於醯

故當作醴而注仍破從禮者疑此注本是前文乃醴賓以壹

獻之禮注寫者誤移於此疑者此注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

經者異故知後醴亦當為禮然彼處疏云此醴亦當為禮不言可

知也則在賈時已誤矣

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 古文儷為離

案儷古皆作麗說文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

鹿而聲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此所引禮即儀禮知鄭本經

文亦當作麗人旁乃後人所加說文儷也與此異義儷士昏禮束帛

儷皮聘禮儷皮皆故此古文麗為離者離麗聲同白虎通嫁

娶篇引士昏禮束帛離皮蓋猶用古文

再醮攝酒注 今文攝為聶 有司徹司宮攝酒注同

案說文攝引持也引持亦整理之義故鄭君訓攝為整蓋攝

正字今文省作聶猶爾雅攝虎梟釋文云攝又作聶是也

設局鼎注 今文局為鉉古文鼎為密 士昏禮設局鼎注 今文

局作鉉鼎皆作密校勘記云依注例鼎 公食大夫禮設局

鼎鼎若束若編注 今文局作鉉古文鼎皆作密 士喪禮設

局鼎注 古文鼎為密 右人左執匕抽局注 今文局為鉉

取鼎委於鼎北注 古文鼎為密 士虞禮設局鼎注 今文局

為鉉 左人抽局鼎匕注 今文局為鉉古文鼎為密 皆設

局鼎陳之注 今文局作鉉古文鼎作密 特牲饋食禮有鼎

注 古文鼎為密 佐食升胙俎鼎之注 古文鼎皆作密 少

牢饋食禮卒齊皆設局鼎注 古文鼎皆為密鼎毛本作幕

有司徹乃設局鼎注 今文局為鉉古文鼎為密依唐石經正

案士昏禮注云局所以扛鼎鼎覆之公食大夫禮注云局鼎

扛所以舉之者也凡鼎鼎蓋以茅為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

中央說文鼎部鼎字注云鼎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卩

聲周禮廟門容大冪七箇卽易玉鉉大吉也是考工記字本作冪此禮經古文亦當作冪經典相承以聲同皆易爲局今文局爲鉉者局鉉亦聲近義同或謂說文金部鉉字注云易謂之鉉禮謂之冪是鉉字惟易有之禮經安得有鉉不知許於禮經從古文冪字故以鉉專繫之易如旣夕禮今文窆爲封而土部塠下云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此則於禮經從今文封字故專以窆繫之周官耳至冪字不見說文然以虵部之蠱从冪聲或作密虎部之虺讀若冪推之知說文必有冪字傳寫脫之耳或謂說文中部有幙字注云幙幔也从巾冥聲周禮有幙人今周禮作冪人少牢饋食禮皆有冪注今文冪作冪是幙冪冪三字竝同說文有幙卽不必更有冪不知幙冪自屬雙聲而究非同字禮經今文作冪者正字古文作密者假借字鄭於貫鼎之扛皆從古文作局不從今文作鉉於覆鼎之蓋皆從今文作冪不從古文作密此則其例之畫一者也

羸醢注今文羸爲蝸士喪禮其實葵菹芋羸醢注同旣夕禮

羸醢注同少牢饋食禮執葵菹羸醢注同

案爾雅蚘羸蝮蟪郭注云卽蝸牛也說文蝸羸也羸一曰蝸

蟪是蝸羸本一物古今注雖云蝸牛形如蝸蟪顏師古匡謬

正俗亦云蝸者羸之類其實無大差別惟周禮儀禮皆作羸

醢禮記內則始有蝸醢之稱然則羸醢較爲近古故鄭疊今

文不用歟

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濟之皆如初濟肺注加俎濟之濟當為祭字之誤也

疏云經有二濟不破如初濟之濟唯破加俎濟之字者以祭先之法祭乃濟之又不宜有二濟故破加俎之濟為祭也承琪案此條疏義得之惟鄭讀經文加俎濟之皆如初句濟肺句故注既破上濟為祭即云祭俎如初如濟脯醢則疏當云不破濟肺之濟此乃云不破如初濟之濟轉似以濟肺與上皆如初連文誤矣

禮於阼注今文禮作醴 士昏禮賓入授如初禮注古文禮為醴

聘禮賓拜禮於朝注今文禮為醴 禮玉束帛乘皮注今文禮皆作醴 記禮不拜至注今文禮為醴 不禮注古

文禮作醴

案禮於阼疏云今文禮作醴鄭不從今文者以其言醴則不兼於醮言醴則兼醴醮二法此說是也若昏禮賓入授如初禮謂如納采授鴈之禮聘禮賓拜禮於朝乃拜夫人之歸禮又禮玉束帛乘皮乃報彼君之享禮皆與醴酒無涉今文以同聲假借皆鄭所不用至禮不拜至當是謂聘享畢禮賓時事蓋經於聘時無拜至明文記獨言禮不拜至正見聘有拜至與經文互相備注云以賓不於是始至亦對聘時而言疏云此賓昨日到至之時主人請賓行禮賓言俟閒此時賓已至矣故聘時不拜至非也疏蓋謂此文承上執玉帛之下不知此文乃合下文醴尊於東廂及祭醴再扱為一節耳若然

今文作體義自可通惟鄭於士冠士昏請禮賓既皆破為體又此經請禮賓祇作禮故於此亦從古文作禮疊今文作禮者不用而下文君有故使大夫受不禮又疊古文作體者不用也

戒賓曰某有子某注古文某為謀

案以某代名金滕惟爾元孫某已然此本無正字皆假借為之說文某酸果也从木甘闕古書多借此為代名之字謀亦從某聲故古文又作謀說文載古文謀字作其上蓋皆母字是古文謀從母聲讀與晦同晦又古文畝字故穀梁桓二年傳注鄧公地是又從畝省亦借作某鄭以代名之字書傳相承作某故不從古文耳

以病吾子注古文病為秉

案此亦古文假借病之為秉猶柄之為秉哀公十七年左傳國子實執齊秉服注秉權柄文選六代論注引賈逵國語注曰權秉即柄字也

賓對曰某敢不夙興注今文無對

案上文戒賓賓辭及賓許皆有對此宿賓亦當有對故不從今文

眉壽萬年注古文眉作麋

案眉正字麋借字

嘉薦亶時注古文亶為癉

案亶單字本通故古文又借癉為之

孝友時格注今文格爲嘏

案注格至也訓本爾雅說文彳部假至也經典多借假爲之如虞書假於上下毛詩雲漢泮水箒傳烝民元鳥長發諸箋訓假爲至者皆謂假卽假之借字假又借作嘏禮記曾子問不旅不假注云假讀爲嘏詩駸假無言左傳昭廿年引作駸嘏故今文格又爲嘏但格有至訓嘏不訓至故不從今文作嘏少牢饋食禮以嘏於主人注古文嘏爲格彼是福慶之辭字當作嘏故又不從古文作格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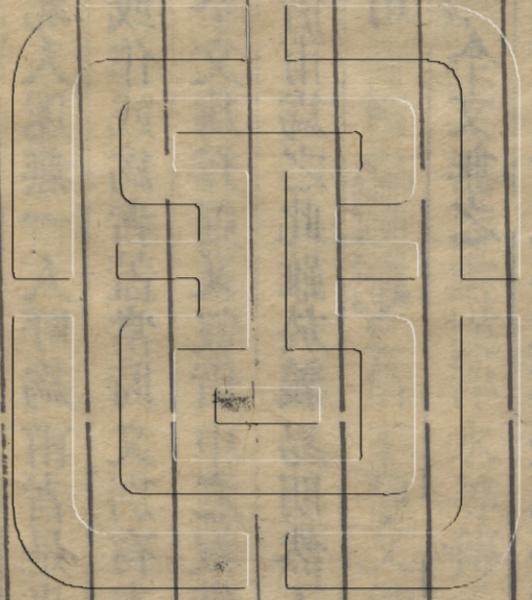
曰伯某甫注甫字或作父章甫殷道也注甫或爲父今文爲

斧士相見禮若父則遊目注今文父爲甫

案說文甫男子美稱也从用父父亦聲鄭氏詩甫田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此注云甫是丈夫之美稱蓋皆本穀梁傳文穀梁隱元年傳公及邾儀父盟於昧云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是以父爲甫故顏氏家訓云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爲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爲甫者是也鄭君注禮凡不言古今文言或作或爲者蓋當時又別有本存之所以通俗至章甫之甫今文爲斧則又假借中之假借也士相見禮之父今文轉又借甫爲之此雖於義易明然不如各仍其正字故皆疊而不用

記冠而字之注今文無之

案鄭從古文有之者取其文備禮記郊特牲引此記云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亦有之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七十八終

長沙王賓校
湘陰吳宗實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七十九

南菁書院

儀禮古今文疏義二
涇胡承琪墨莊著

士昏禮

賓升西階當阿注今文阿為廡

鄭云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考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五雉注云阿棟也鄉射記注云制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廡鄭以棟訓阿者非謂棟有阿名謂屋之中脊其當棟處名阿耳何以明之阿之訓義為曲毛詩考槃傳云曲陵曰阿大雅有卷者阿傳云卷曲也一切經音義引韓詩傳曲京曰阿說文阿一曰曲自也其在宮室則凡屋之中脊其上穹然而起其下必卷然而曲其曲處即謂之阿棟隨中脊之勢亦必

有穹然卷然之形故易於棟言隆禮卽以棟爲阿考工記殷人四阿重屋注云四阿若今四注屋又王宮門阿之制五雉疏云謂門之屋兩下爲之其脊高五丈夫屋有四注兩下必皆於中脊分之考工記於四注者曰四阿於兩下者曰門阿然則阿爲中脊卷曲之處明矣中脊者棟之所承故鄭以當阿爲當棟耳程氏瑤田云屋脊名極棟不可以冒極爾雅棟謂之桴楣謂之梁皆統指屋之上覆者凡屋自極南北分兩下陂陀以覆之以其在南者而言則自極而南至於當楹謂之棟棟又謂之桴也棟南盡於承雷則謂之楣楣又謂之梁也又云凡屋之四注與屋之兩下者上下通蒙之謂之桷棟桷之半在上者楣桷之半在下者屋之所注兼棟與楣而注之名阿義專繫之於楣棟但得其半之在上者耳楣謂之阿者阿曲處在楣楣視棟稍仰以啟明俯仰之間必小阿曲且四注者有四角必阿曲乃可向上故又謂楣爲阿也承琪案程說非是其以棟梁爲屋上覆者之統名則是舉葢椽榱桷皆在其內矣國語曰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者謂一屋所覆之物甚重非厚棟不足以承之若如程說則棟卽一屋之最重者又何任重之有乎至謂阿義繫於楣引國語號公夢神人立於西阿阿有在西者則東南北皆有阿可知斷不能進於楣而同於棟承琪案中脊爲阿其屋之陂陀而下覆者皆自阿而分故分而西者謂之西阿分而東者亦可謂之東阿耳若謂當檐處阿曲而仰故謂之阿是則所謂反宇卽鄭注

之屋翼其阿曲處當在屋上若自屋下觀之但見檐角之飛起如翼耳無所謂阿曲之形也淮南本經訓喬枝菱阿夫容菱荷高注阿曲屋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懸棟結阿天窗綺疏圓淵方井反植荷葉馬融西第頌曰陽馬承阿何晏景福殿賦曰承以陽馬李善注曰陽馬四阿長桁也是則阿斷非常檐之名矣此經云賓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程氏又云主人在阼階上接賓賓乃獨入堂深而至於棟窻主不相對於授受行禮不順不便故知阿當在楣而不在棟承琪又案古人所稱東階上西階上非必僅指階前數尺之地焦氏循謂兩楹在楣棟之間東楹之東西楹之西自階至房戶之前通可謂之階上引燕禮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而其下

又云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於公以此為自階至房戶前皆名階上之證其說甚確然則此納采之賓當阿東面主人阼階上北面相去本不甚懸絕況賓致命之後主人再拜之時賓必還辟不答拜凌氏廷堪云凡為人使者不答拜士昏禮納采授鴈略用聘享投玉授璧之例拜時使者當亦三退負序然則此賓致命後退至楹間主人拜後亦從阼階上至楹間故經文云授於楹間南面無嫌於授受不順也今文阿為殿者即說文之戶字戶部戶仰也从人在戶上一曰屋楣也秦謂之楣楣各本作櫨从段注說文正齊謂之戶木部曰楣者秦名屋榜聯也又曰齊謂之檐楚謂之楣然則戶與檐一物殿即戶亦屋檐之名鄭於聘禮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注

入堂深尊賓事也及此經皆取入堂深為義故不從今文歟
主人拂几授校注校几足古文校為枝注既夕記校在南注校

脛也古文校為枝

案校蓋骹之假借字說文骹脛也與既夕注校脛也訓同祭
統夫人薦豆執校注校豆中央直者也豆有跗而無足故謂
其中央直者為校几則有足故士昏禮注以校為几足也古
文作枝者蓋四體謂之四肢說文臑或作肢逸周書孟子又
皆作枝釋名臑肢也似本之枝格也几之有足猶人之有四
肢故校亦謂之枝歟鄭以肢兼手足骹則專於足脛故不從

古文

腊一肫注肫或作純純全也古文純為鈞

鄭注禮經云或作者多標明古文今文如云今文緇或作綌
古文纒或作藻蓋今文古文各有一字兩作者鄭亦兩存之
此肫或作純不著今古文故疏云此或少牢文少牢腊一純
注云純猶全也承琪案此說非是此經今文作肫本純之假
借當時蓋別有作純之本故鄭云肫或作純純全也其下即
就純字疊之云古文純為鈞若本無作純但推少牢之純以
釋全義則仍當云古文肫為鈞而不當云純為鈞矣至純為
鈞者周禮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司農注云純讀為均服之均
鄭於此不從古文作鈞者意蓋以少牢之純為正字鈞音與
純稍遠惟肫音與純相近故但取純訓其字則仍從今文作
肫耳

髀不升注古文髀為脾 士喪禮載兩髀於兩端注同

既夕禮髀不升注古文髀作脾 少牢饋食禮髀不升注古

文髀皆作脾 有司徹腊辨無髀注古文髀作脾

案髀正字脾 同音假借字

大羹湑在爨注今文湑皆作汁 公食大夫禮大羹湑不和注

今文湑為汁 特牲饋食禮設大羹湑於醢北注今文湑皆

為汁 有司徹羊肉湑注今文湑為汁

江氏永曰儀禮大羹湑羊肉湑之湑當從肉泣聲說文訓為

幽溼之湑當從日而以泣為聲說文从水音聲恐誤承琪案

說文有湑無湑惟張參五經文字云滴從泣下肉大羹也湑

從泣下日幽深也今禮經大羹相承多作下字或傳寫久譌

不敢改正郭忠恕佩觿亦兼收湑湑二字江說本此段氏玉

裁曰儀禮音義引字林云湑羹汁也玉篇廣韻同然則本無

異字肉之津液如幽溼生水也羅氏有高曰湑之為肉汁者

古文假借字猶翦竒之為翦今譌也當依說文讀音入聲

讀若液說文液汁也古文借湑為液故湑可訓汁今案此二

說是也說文雖祇訓湑為幽溼而經典相承皆以湑為肉汁

字其汁字則古人多假為和叶字如周禮太史協事注故書

協作叶杜子春云書亦或為協或為叶又大行人協辭命注

故書協辭命作汁詞命鄉士汁日刑殺司農注云汁合也和

也方言斟協汁也郭注汁謂和協也故鄭於此仍依古文作

湑耳

姆纒笄宵衣在其右注宵讀為詩素衣朱綃之綃

案鄭於此破宵為綃云魯詩以綃為綺屬也又云姆亦元衣以綃為領即易經文宵字作綃而特牲饋食禮主婦纒笄宵衣注云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緇本名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元宵衣鄭蓋以士昏禮注說宵綃假借已明故於特牲注不妨依經作宵並引詩及記皆轉從禮經作宵以見宵借作綃為經典通用之例特牲疏謂詩及禮記皆本作宵字非也

姆加景注今文景作憬

案上文被穎黼注云穎禪也士妻始嫁施禪黼於領上假盛飾耳此注云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案鄭於詩褻衣禮記尙綱及此經穎黼皆訓禪蓋本玉藻禪為綱義惟於此景訓明是鄭意景與褻綱穎不同疏仍以禪穀釋景恐非鄭意彼褻為正字綱穎皆假借字此景為正字憬乃借字

媵御沃盥文注御當為訝

鄭云訝迎也謂婿從者也承琪案迎訝字惟周禮作訝他經皆作御鄭曲禮注亦云御當為訝與此同

贊啟會注今文啟作盥 既夕禮請啟期注今文啟為開 啟

之昕注古文啟為開 士虞禮命佐食啟會注今文啟為開

記祝升止哭聲三啟戶注同 少牢饋食禮乃啟二尊之

蓋冪注同

案古人於啟閉字多作啟少作開故古文作啟者今文則作開左氏哀三年經城啟陽公羊作開陽此左氏古文公羊今文之別公羊疏謂為漢景帝諱者非是既夕啟之听注云古文啟為開古文恐係今文之誤

卻於敦南注古文卻為裕

案卻正字裕借字說文卻節欲也玉篇卻節卻也今案玉篇為是月所以節進退國策趙策云進退之謂節蓋進則以節召之退則以節卻之故云節卻說文欲字傳寫誤耳疏云卻仰也謂仰於地也今案贊啟會卻於敦南者謂啟其蓋退於敦南即卻為却之義此疏及公食大夫禮亦一一合卻之疏皆訓卻為仰非是

贊爾黍注古文黍為稷

少牢饋食禮上佐食爾上敦黍於筵上右之注云爾近也或曰移也右之便尸食也疏云案特牲云黍稷此及虞皆不云稷者此後皆黍稷連言明並黍稷食之不虛陳而不食不言爾之者文不具其實亦爾之也承琪案此經云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涪醬注皆食食黍也是鄭意此昏禮爾敦惟爾黍而不及稷下文三飯卒食注云同牢示親不主為食起三飯而成禮也此可知不必徧食黍稷矣且黍重於稷下文婦饋舅姑有黍無稷故此爾敦不及稷古文作稷鄭所不用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注今文說皆作稅 鄉飲酒禮說履注今文說為稅 鄉射禮弟子說束注今文說

皆作稅 既夕禮主人說髦 注同 士虞禮記尸坐不說屨

注今文說為稅 丈夫說經帶於廟門外 注同

疏云疊今文為稅不從者稅是追服之言非脫去之義故不從也承琪案說文言部說下云說釋也說釋者悅懌之義引伸之凡器服之解釋皆用此說字疏云稅是追服之言者左襄二十七年傳如稅服終身釋文稅讀曰總禮記檀弓云小功不稅注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是也此經惟今文說借作稅若禮記服問惟公門有說齊衰注云說猶免也古者說或作稅此則又古文之假借者矣

北止 注古文止作趾

說文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趾故以止為足段氏玉裁曰此引伸假借之法凡以韋為皮韋以朋為朋黨以來為行來之來以西為東西之西以子為人之偁皆是也以止為人足之偁與以子為人之偁正同許書無趾字止即趾字許同鄭从今文故不錄趾字如从今文名不錄古文銘也或疑銘趾當為今文名止當為古文周尙文自有委曲煩重之字不合於倉頡者故名止者古文也銘趾者後出之古文也古文禮今文禮者猶言古本一本也古本出於周從後出之古文今本行於漢轉從最初之古文猶隸楷之體時或有捨小篆用古籀體者也

媵侍於戶外 注今文侍作待

案侍待古同聲故二字互用禮記雜記待猶君也注云待或

為侍

贊見婦於舅姑注古文舅皆作咎

案舅正字咎借字

竝南上注今文竝當為併 聘禮皆二以竝注今文竝皆為併

公食大夫禮宰未設黍稷六簋於俎西二以竝注竝併也

今文曰併 豆實實於囊陳於楹外二以竝注今文竝作併

士喪禮士盥工人以竝併今文竝為併 少牢饋食禮皆

二骨以竝注今文竝皆為併 有司徹雍人合二俎陳於羊

俎西竝注古文竝皆作併

案竝當為併當字疑衍竝併義略同鄭於竝字雖皆訓併然

多疊併字不用此注云竝南上者舅姑共席於奧其饌各以

南為上是仍依古文作竝不應云竝當為併也段氏玉裁曰

說文解竝也竝併也互相訓竝讀如旁併讀如羿竝併義有

別許互訓者禮經注曰古文竝今文作併是古二字同也承

琪案鄭注此經竝皆訓併是二字義同正與許合然鄭意經

字則一概從竝故有司徹注又疊古文作併者不用也

婦贊成祭注今文無成也

案上文舅姑入於室婦盥饋注云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

此婦贊成祭義重成祭故鄭從古文

於是與始飯之錯注古文始為姑

鄭云始飯謂舅姑錯者媵餽舅餘御餽姑餘也敖繼公曰與

始飯之錯未詳尋其語脈文意似謂既醑則於是乎改設之

如饋之錯也錯猶設也承琪案敖說始飯二字為如饋之譌則經文不當有與字

欽定義疏云既餞乃醕此綴始飯之文在醕下者明此時媵御餞者止飯黍而無食舉也蓋舅姑之俎皆肺脊各一姑所舉者婦餞之采舅所舉者媵亦不敢褻焉於是媵御止與始飯敦黍而交錯餞之亦猶特牲少牢上下餞之分敦黍也祭統言諸侯之餞惟曰以四簋黍則餞以黍可知或曰古文作姑姑飯者媵御共餞姑之飯黍而不餞舅飯亦不敢褻之意云錯者謂取姑敦黍分設之亦可通

酬以束錦注古文錦皆作帛

敖氏繼公曰案聘禮使介行禮用錦不用帛者辟主君之幣也此無所辟不當用錦宜從古文

欽定義疏云昏禮用束帛此酬用束錦或亦辟昏禮之正與小行人合六幣錦次帛繡次錦注差次可知

加於橋注今文橋為錦

案說文橋水梁也橋之本義為橋梁古者井上榑榑亦名橋曲禮奉席如橋衡是也此橋所以庠笄鄭雖云其制未聞然作橋於義為近若鎬為盥器見說文與此無涉故不從古文記又弗能教注今文弗為不無能字

案下文納吉對曰某之子不教蓋至納吉則事已定而情彌親故其辭徑遂此納采則禮初行而情未愜故其辭微婉耳至於某之室注今文於為于 大射儀士御於大夫注同 既

夕禮寢東首于北墉下注今文于為於

說文于於也象氣之舒段氏玉裁曰於者古文烏也烏下云

孔子曰烏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為烏呼然則以於釋于亦

取其助氣釋詰毛傳皆曰于於也凡詩書用于字凡論語用

於字蓋于於二字在周時為古今字故釋詰毛傳以今字釋

古字也今音于羽俱切於央居切烏哀都切古無是分別也

自周時已分別於為屬辭之用見於羣經爾雅故許仍之說

文縱古文烏象形於象古文烏省此即今之於字也此字蓋

古文之後出者此字既出則又于於為古今字凡經多用于

凡傳多用於而烏烏不用此字承琪案于於二字經傳通用

為語辭鄭於昏禮大射儀從古文作於既夕禮又從古文作

于者正欲見古文二字已通用耳

我與在注古文與為豫注鄉飲酒禮賓介不與注同鄉射禮

賓不與注古文與作豫注不與射者不降注古文與為豫

聘禮介皆與注古文與作豫注公食大夫禮魚腊不與注同

士虞禮記主人不與注同

案與正字豫古文假借字

夙夜毋違命注古文毋為無注士相見禮毋改注古文毋作無

毋上於面毋下於帶注同公食大夫禮毋過四列注古

文毋為無

疏云古文毋為無不從者以許氏說文毋為禁辭故從經今

文毋為正也段氏玉裁曰毋古通用無詩書皆用無漢人多

皇清系角經
用毋故小戴記今文尙書皆用毋史記則竟用毋爲有無字
又案詩毋教猱升木字作毋鄭箋毋禁辭

視諸衿聲

注

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

疏云案曲禮云童子常視毋誑注云視今之示字彼注破視
從示此注以視爲正字以示爲俗誤不同者但古文字少故
眼目視瞻與以物示人皆作視字故此注云視乃正字今人
作示是俗人以今示解古視故去誤也彼注云視今之示字
者以今曉古故舉今文示而言兩注相兼乃具也承琪案小
雅視民不佻箋云視古示字曲禮注云視今之示字者謂此
視字卽今人所用之示字古人正作視不作示耳孔疏云鄭
注經中視字者是今之以物示人之示也是舉今以辨古此
語得之賈疏謂曲禮注破視從示非也

請終賜見

注

今文無終賜

案鄭從古文有終賜者蓋以辭謙爲得禮耳

某得以爲昏姻之故

注

古文曰外昏姻

鄭云不言外亦彌親之辭校勘記云以得唐石經徐本張氏
通解楊氏敖氏俱作得以集釋校云上言某以得爲外昏姻
之數以者自以也對稱某以非他故此乃云某得以爲昏姻
之故以者指婿以之也敖氏云得以宜作以得不知以字在
下正與故字語氣相貫又與上故字相應今注疏本從敖氏
說改經耳承琪案上文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
灌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注疏數字無解釋文亦不爲數字

作音敖氏疑上言之數下言之故必有一誤王氏引之曰數之言驟也言前此驟為婚姻其時未久某之子尙未濯漑於祭祀是以未敢往見吾子也此解甚諦然則上言自以得為婚姻之驟故謙而言外下言得其婿以我為婚姻之故故親而不復言外邵氏晉涵謂上言外昏姻此不宜異非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七十九終

長沙王賓校
湘陰吳宗實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八十

南菁書院

儀禮古今文疏義三

涇胡承琪墨莊著

士相見禮

左頭奉之

注

今文頭為脰

左頭如麤執之

注同

臧氏琳曰賈疏云鄭不從今文者以其脰項也項不得為頭故不從也士虞禮取諸脰膺注古文脰膺為頭隘也案說文頁部頭首也肉部脰項也二字義別鄭注士相見禮從古文不從今文注士虞禮從今文不從古文可謂各得其當矣承琪案曲禮執禽者左首注云左首尊疏云左陽也首亦陽也左首謂橫捧之也白虎通引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所據亦古文也

某將走見注今文無走

疏云云今文無走者無走於文義不足故不從今文從古文也

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注今文不為非古文云固以請也 賓對曰某不敢為儀注今文不為非

疏云云今文不為非者云非敢於義不便故不從今文非也云古文云固以請者固請於文從便若有以字於文賒緩故

不從古文固以請也承琪案古文蓋涉下文賓對之辭有固以請而誤衍耳

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注古文曰某將走見

疏云云古文曰某將走見者上再番皆云某將走見今此三者亦云某將走見與前同此疊古文不從者以上第一番請

賓主皆無不敢為儀第二番賓及主人皆云不敢為儀文句既異若不云某於文不便故須云某也此三番於上已云某

也固辭不得命於下不須云某於文便古文更云某將走見文疊故不從也

賓對曰某也不依於摯不敢見注今文無也毛本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注今文無也此據毛氏汲古閣本十行本作今文

無脫也字 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摯於將命者注同案毛本脫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注同案十行本亦作今文無脫也字

案此四節皆從古文作某也者取其配文足句非有他義然亦足見鄭君於經文一句一字可謂審慎不苟矣

妥而後傳言

注

古文妥爲綏

說文無妥字糸部綏從糸妥案鄭注曲禮大夫則綏之云綏讀曰妥又國君綏視云綏讀爲妥是綏有妥音說文當云从糸妥聲段氏玉裁曰妥字見禮經小雅許偶遺之今案此今文妥正字古文綏借字

眾皆若是

注

今文眾爲終

鄭云眾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疏云言於君視之高下如此其卿大夫視君之儀與言者無異也云今文眾爲終不從者以上已有卒卒爲終故從古爲眾也承琪案疏說是也若眾爲終不獨與卒視面卒字爲複且上文又云毋改鄭云毋自變動不必複言終皆若是矣敖繼公謂眾字無意義宜從今文作終非也

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

注

古文伸作信早作蚤

疏云此二字古通用故大宗伯侯執身圭爲信字詩云一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爲蚤字既通用疊古文者據字體非直從今爲正亦得通用之義也說文伸屈伸从人申聲段氏玉裁曰疑此字不古古但作詘信或用申爲之本無伸字承琪案禮記儒行竟信其志注云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信或爲申是屈伸字作伸漢時已通行故鄭許皆從之耳早正字蚤古文假借字漢書多借蚤爲早晚字鄭注禮記王制引詩四之日其蚤作其早而箋詩不破蚤字者殆以此假借人所共識歟此今文古文既異則以從今者當文易曉故耳

問夜膳葷注古文葷作薰

疏云玉藻云膳於君有葷桃茆作此葷鄭注論語作焘義亦通若作薰則春秋一薰一猶薰香草也非葷辛之字故疊古文不從也臧氏琳曰案賈說是也禮記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茆注葷桃茆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葷薑及辛菜也葷或作焘又祭儀焘鶩悽愴注焘謂香臭也說文艸部葷臭菜也薰香艸也火部無焘字故鄭注士相見禮從今文作葷而不用古文古文葷以聲同通借又注玉藻從葷不從焘則以焘為俗字也據玉藻注則祭義焘當作葷賈疏謂鄭注論語作焘論語經無焘字蓋鄭注中有此字然鄭注玉藻既定作葷不宜復自用焘當亦俗寫誤也段氏玉裁曰葷古作薰或作焘者歿得名薰猶治曰亂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反徧嘗膳注今云咕嘗膳

臧氏琳曰釋文引穀梁傳未嘗有咕血之盟咕嘗也今穀梁莊二十七年傳作歃血無咕嘗也語惟玉篇口部引穀梁與此同知古本作咕說文口部無咕字食部有飮云相謁食麥也穀梁傳當本作飮訓為食與嘗義合廣雅釋詁咕嘗同訓為食則飮為咕之本字無疑咕既訓嘗咕下不當更作嘗字蓋古文徧嘗膳今文徧咕膳今云咕嘗膳當作今文云咕膳文字脫嘗字衍也承琪案孟子是以言飮之也趙注飮取也音義云飮本亦作飮是飮有取義飮既為咕之本文注當作今文云云上脫咕嘗膳猶言取嘗膳也鄭嫌徧義不明故從

古文不必如臧所云也

若君賜之爵注古文曰若賜之爵無君也

案無君字則不明所賜且此文上下與玉藻文略同玉藻有

君字此不當異

容彌蹙以為儀注今文無容

案蹙與蹴同說文蹴躡也無蹙字曲禮是蹙釋文云本又作蹴哀公問孔子蹴然辟

席而對注云蹴然敬貌與此注進而益恭為威儀合若無容

字則於義不明孟子其容有蹙古文有容義長故鄭從之

執玉者注今文無者

案上文云凡執幣者不趨此執玉者文相配亦當有者

舉前曳踵注古文曳作拙

校勘記云徐本釋文集釋通解同作拙毛本拙作柅承琪案

柅當作拙毛本非是說文木部無柅字手部拙捺也捺臥引

也是拙有引義又厂下曰拙也申部曳下曰束縛挫拙為曳

曳下曰曳曳也从申厂聲案上挫拙即挫曳故次之以曳訓

曰曳曳曳从厂聲厂義為拙是曳拙聲義竝同故今文作曳

古文作拙植弓負手曳杖釋文云曳作拙

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注今宅為託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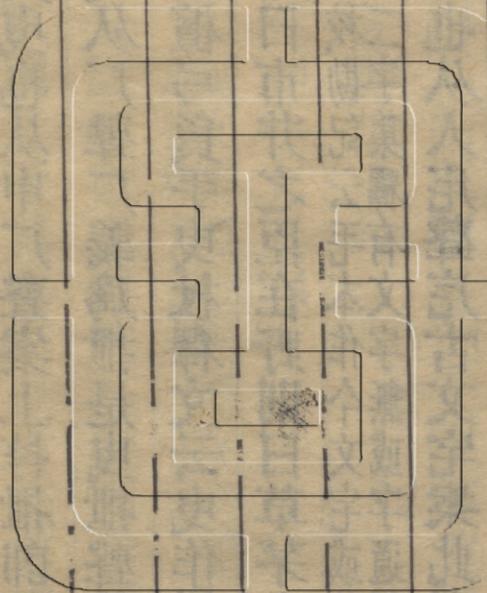
文茅作苗校勘記云毛本作今文宅或為託徐本無文或

說文侂寄也从人侂聲侂古文宅案此與言部託字音義略

同故論語託六尺之孤玉篇引作侂六尺之孤古侂字从宅

聲託字从壬聲故今文假託為宅古文又假苗為茅洛陽伽

藍記有魏時苗茨之碑苗茨即茅茨取堯舜茅茨不翦也鄭於經文則皆從其正者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八十終

長沙王 賓校
湘陰吳宗實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八十一

南菁書院

儀禮古今文疏義四

涇胡承琪墨莊著

鄉飲酒禮

賓厭介入門左介厭眾賓入眾賓皆入門左注推手曰揖引手

曰厭今文皆作揖又曰眾賓皆入左無門 賓厭介升介厭

眾賓升注今文厭皆為揖 鄉射禮賓厭眾賓注今文皆曰

揖眾賓

段氏玉裁曰厭即尚書夫傳之葉拱家語注云兩手薄其心

古文禮揖厭分別今文禮厭皆為揖鄭不從之而禮經有厭

譌作擡周禮大祝疏竟作引手曰擡斷不可從承琪案疏云

厭字或作擡字者古字義亦通也詳此疏意蓋注文本有厭

或作擡之語故覲禮疏亦云引手曰擡鄭司農注周禮以擡為肅拜自誤別有九擡考辨之然擡自是厭之或字說文擡舉手下

手也舉而下之即所謂引手也蓋揖則舉手而推之擡則舉手而下之則必引手向身儀禮古文作厭說文小篆作擡總之皆與揖別故鄭從古文作厭以擡為或作而不從今文作揖說文揖攘也从手舛聲一曰手箸句曰揖案此一曰以下七字疑係後人羸入說文揖下云攘也攘下云推也正與鄭君推手曰揖合其引手之厭自有擡字當之不應揖下忽有手箸句語致揖厭漫無分別段云許從今文不從古文是以推手引手通謂之揖非是又云擡當從字林為舉首下手謂跪而舉其首惟下其手是曰肅拜漢人曰擡亦非是

坐奠爵于篚下盥洗注今文無奠

案上文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今文蒙上爵字但云坐奠於篚下注當云今文無奠下爵傳寫脫下爵二字鄭以上文主人坐奠爵於階前下文主人坐奠爵於篚皆有爵字故從古文若無奠字則坐爵連文不成辭矣

賓西階上疑立注疑讀為疑然從於趙盾之疑

案注云疑正立自定之貌疏云宣公六年公羊傳云晉靈公欲殺趙盾於是伏甲於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佺然從平趙盾而入何休云佺然勇壯貌鄭氏不取何休注義以鄉射注云疑止也有矜莊之色自定其義不殊字義與何少異也臧氏琳曰鄭所據公羊佺然

作疑然乃立定之貌不取勇壯義蓋嚴顏之異段氏玉裁曰

說文疑未定也未為衍字大雅靡所止疑傳云疑定也箋云

止息鄭於士昏禮云疑止句絕作立自定之貌於鄉射禮云

疑止也有矜莊之色與此而三此三疑字皆即說文之疑非

說文訓惑之疑學者勿疑為疑因於許書定也之上增未字

矣承琪案段以說文之疑即大雅止疑亦即此經疑立之疑

甚是故鄭注鄉射禮直訓疑為止然正立亦是止義故注士

昏禮及此鄉飲酒禮又皆以疑為正立自定之貌不必概從

鄉射禮注改正為止至以疑止為句絕立自定之貌別為一

句則於公食大夫禮注疑正立也自定之貌不可通矣

坐挽手

注

古文挽作說

鄉射禮坐挽手

注同

特牲饋食禮

坐挽手

注

古文挽皆作說

有司徹坐挽手

注

古文挽作說

此挽字惟集釋作挽各本皆作挽

校勘記云釋文坐挽始銳反拭也注挽同今注中無挽字疑

說本作挽故賈疏以內則之挽釋之浦鏜改說為挽似有理

承琪案賈疏云內則事佩之中有挽則賓客自有挽巾以拭

手也據此似經文挽手字本作挽蓋禮經今文作坐挽手古

文作坐說手鄭從今文故疊古文云挽作說釋文本今文云

作挽與疏本異挽字說文訓解挽與此無涉挽本帥之或字

說文帥佩巾也或作挽挽本所以拭手而拭手遂謂之挽手

義自可通有司徹主婦坐挽手注云挽手者于挽挽佩巾內

則曰婦人亦左佩紛挽古文挽作說據此注知經文本當作

帨手鄭注內則云巾以帨手注少儀引鄉射禮興加于俎坐
帨手皆作帨不作扱公食大夫禮賓興受坐祭扱手注扱拭
也拭以巾疏云按內則左佩紛帨帨即佩巾而云扱拭拭手
以巾似帨不名巾者本名帨者以拭手為帨其實名巾故鄭
舉其實稱也據此益知經文必皆作帨手鄭訓帨為拭古文
作說者乃假借字鄭所不從

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注今文無北面

案凡堂上之拜皆北面此主人獻介時西南面介既北面拜
受爵主人當北面拜送爵凡拜者同面若無北面嫌于主人
尚西南面故鄭從古文

眾賓辯有脯醢注今文辯皆作徧 眾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

有脯醢不祭注今文辯為徧 眾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

辯有脯醢不祭注同 燕禮大夫辯受酬注今文辯皆作徧

大射儀大夫辯受酬注今文辯作徧 少牢饋食禮尸取

菹菹辯換於三豆注今文辯為徧 司士乃辯舉注同 有

司徹若是以辯注今文辯皆為徧

顧氏炎武曰曲禮主人延客食載然後辯殺內則子師辯告

諸婦諸母名宰辯告諸男名玉藻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樂記

其治辯者其禮具左傳定公八年子言辯舍爵於季氏之廟

而出史記禮書瑞應辯至此皆以辯為徧惠氏棟曰古徧字

皆作辯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春秋傳多古字

古言故皆以辯為徧又云鄉射禮司射乃比眾耦辯注云眾

賓射者降比之耦乃徧是鄭亦讀辯為徧承琪案鄭於注或用徧或用辯不盡依經文如鄉飲云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注云辯辯眾賓之在下者有司徹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胥注云徧獻乃薦是辯徧二字注則便文通用惟於經則皆依古文作辯鄭於古今文假借字多從本字此獨不然者疑徧乃後出之字故鄭於經文必皆從辯以存古字古義也

眾受酬者受自左

注今文無眾酬者

案注眾字當作受今文但云眾受自左古文多受酬者三字承上文受酬者自介右而言受酬者謂眾賓之內為首者一人此眾受酬者則疏所謂自第二以下并堂下眾賓是也文義較明故鄭從古文

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

注

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今文曰賓受

案注語似今文於賓取觶之文作賓受與介不別尊卑故從古文然經薦西奠之下賓辭然後坐取觶若今文作賓受坐取觶以興則不辭矣此節是無由以賓受二字連文又案宋本疏標目但有賓言至異文似此節注文止十字今文曰賓受五字蓋誤衍歟

尊者降席

注

今文遵為僎或為全

鄉射禮大夫若有尊者

注

今文遵為僎

案禮記冠儀曰介僎象陰陽也注云古文禮僎皆作遵又少儀僎爵注云僎或作駟古文禮僎作遵古文禮者皆指此禮

經古文也鄭於鄉飲注云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
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於鄉射注云謂之
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是古文作遵者正字今
文假僕為之僕或為全者聲近假借論語異乎三子者之撰
鄭注云撰讀為詮蕭該漢書音義引字林誤音詮是其例也
公如大夫入注如讀若今之若

疏云鄭曰如讀若今之若者前無大夫入直以大夫與主人
為禮是其當公則非當兩當字盧抱經俱改常故鄭讀如若今之若謂

大夫之於公更無異禮矣承琪案此疏不得注意如若一聲
之轉故二字義本相通但如與若有訓為相似者如此若此
之類有司徹若是以辨今文若為如是也有訓為相及者論

語宗廟之事如會同謂宗廟及會同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
十謂方六七十及五六十春秋傳請為靈若厲謂諡靈及厲
是也此公如大夫入鄭讀如為若者猶言公及大夫入耳非
謂公之入如大夫之入也云讀若今之若者蓋當時語凡相
及之詞多言若故舉今以況耳漢書文帝紀承若尉致武帝紀為復子若孫
賓服鄉服以拜賜注今文曰賓服鄉服

朱子曰注云今文曰賓服鄉服明古經文賓下無服今有之
衍文也

主人釋服注古文釋作舍 大射儀獲而未釋獲注古文釋為
舍

案周禮大胥職云春入學舍采注云舍即釋也占夢職云乃

舍萌於四方注云舍讀爲釋舍萌猶釋菜也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鄭君於周禮既讀舍爲釋此經卽從今文作釋曷舍字不用蓋釋舍同聲之轉惟釋字於義訓較切耳

記介俎脊脇肫胙肺注今文胙作胙 有司徹羊胙一注古文

胙爲胙

案說文胙亦下也亦卽腋字亦部云人之臂亦也骨部云禽獸之骨曰胙是許書於胙胙二字有人獸之別儀禮古文作胙今文作胙鄭於鄉飲酒從古文於有司徹又從今文者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經言牲體獸骨自明不必作胙始瞭非同說文字書專明一字本義也

其笙則獻諸西階上注古文無上

案經言主人獻笙於西階上鄉射禮記其笙則獻諸西階上此亦當有上字故從今文

磬階間縮雷注古文縮爲蹙 鄉射禮十純則縮而委之注古

文縮皆爲蹙 大射儀十純則縮而委之注古文縮皆作蹙

士虞禮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於几東席上東縮注

古文縮爲蹙 士虞記縮祭牢尹注同 少牢饋食禮縮執

俎肝亦縮注同 有司徹二俎設於羊鼎西西縮二俎皆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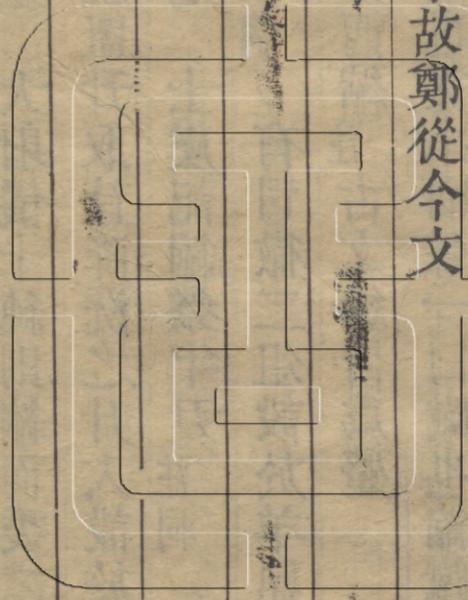
於二鼎西亦西縮注古文縮皆爲蹙

案說文縮亂也從糸宿聲一曰蹙也縮蹙同聲爲訓手部亦

云蹙蹙引也蹙本與蹙同曲禮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釋文本

又作足蹙文選羽獵賦注云蹙蹙古字通經典蹙亦有縮義

小雅節南山蹙蹙靡所騁傳云蹙蹙縮小之貌是縮蹙二字聲義皆可通惟禮經縮多訓從今文作縮者正字古文作蹙者同聲借字故鄭從今文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八十一終

長沙王賓校
湘陰吳宗實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八十一

南菁書院

儀禮古今文疏義五

涇胡承琪墨莊著

鄉射禮

主人坐取爵于上篚以降賓降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興辭

降注今文無阼階

案注今文無阼階似當作今文無阼階前蓋今文但云主人

西面坐奠爵而已若祇無阼階二字則是以主人前為句讀

為王前觸前之前禮經無此文例矣下文賓以虛爵降主人

降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彼有西階前此自當有阼

階前故鄭從古文

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再拜皆揖就席注今文揖為升

案上文云賓升席主人升席言升則不言就言就則亦不必言升又云大夫及眾賓皆升就席者謂自堂下升也此賓主皆在階上不必言升今文蓋涉上主人升就席而誤故鄭從

古文

司正實解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解興退少立注少立自脩

正慎其位也古文曰少退立

案鄉飲酒禮云司正實解降自西階階閒北面坐奠解退共少立注云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燕禮云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解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解右還北面少立注云少立者自嚴正慎其位大射儀云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解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解興右還北面少立蓋此所奠之解將以察儀須少立自慎而後取解以副司正之義故言少者以為立節非以為退節少下立上不當有退字鄭以鄉飲燕禮大射決知當從今文作少立也

進坐取解興反坐不祭遂卒解興坐奠解拜注今文坐取解無

進又曰坐奠之拜

案進者蒙上退文有進為是鄉飲酒退共少立下但云坐取解不言進者文不具耳又執解取解皆言解此不應變解為之故二者鄭並從古文

兼挾乘矢注古文挾皆作接大射儀挾乘矢於弓外注同

段氏玉裁曰儀禮之挾矢周禮之挾日音皆子協反挾日干本作帀日左傳作浹謂十日徧也禮注方持弦矢曰挾謂矢

與弦成十字形也皆自其交會處言之古文禮挾皆作接然則接矢為本字挾矢為假借字與承拱案挾與接同聲亦同義說文挾俾持也孟子挾貴而問趙注挾接也此挾貴挾長謂有所挾持訓接似不相近考廣雅云接持也是接挾皆有持義蓋交接之處必有所持而後固故接得有持義趙注訓挾為接猶訓挾為持耳但挾之訓持是本義接訓持乃引申之義故鄭從今文作挾耳大射儀云卒射右挾之鄭注云右挾故知為挾弦是挾即持也徒弦亦可曰挾不必矢與弦接而後言挾也段說殊泥

命上射曰某御于子注古文曰某從於子

案大射儀云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鄭彼注云御猶侍也大夫與大夫為耦不足則士侍於大夫與為耦也華

嚴經音義引蒼頡云侍從也故古文作從鄭以大射決之故從今文

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筭注今文無南

敖氏繼公曰堂東堂也必空三筭者辟主人往來東堂之路也承拱案阼階下之東南即堂前不必以堂為東堂但其南去堂之節以三筭為度鄭注筭矢幹也疏云矢人注矢幹長三尺三筭是去堂九尺也然則經文堂前三筭正緣上南字而設今文無南非是

豫則鉤楹內注豫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今文豫為序注云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凡屋無室曰謝宜

從謝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疏云鄭廣解謝名爾雅云闈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及成周宣謝及此州立謝皆是無室故云凡以該之不得從豫及序故云宜從謝也今文豫為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不從今文者以其虞庠夏序皆是有室州之序則無室故云非言亦者古文為豫已非今文作夏后氏之序亦非承璩案鄭於經豫字但讀如謝不即破其字為謝所以存古字古音此既以序為非而於禮記學記周禮州長并下記諸序字皆不破之者蓋以序謝字本通耳

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注今文曰適序西

案上文惟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主人之弓矢在東序眾弓則皆倚于堂西矢在其上此司射取矢自當云適堂西又大射儀司射誘射畢亦云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

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俟注今文俟為立 大射儀三耦俟于

次北西面北上注同

案大射儀云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俟鄉射禮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鄭以彼此互決故皆從古文

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射注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

臧氏琳曰案說文先後字作後君后字作后儀禮古文作後與說文合今文作后當是同聲假借字承璩案經傳多借后為後鄭非不知后為後之假借聘禮記君還而后退注云而

后猶然後也此注必云當從后者正以古文多假借當本作
后孝經亦古文故引以為證又大射儀而后下射射彼今古
文蓋皆作后故以此古文作後者為非謂是傳古文者之誤
古文當本作后不作後也

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注古文貫作關 大射

儀不貫不釋注同

惠氏棟曰呂氏春秋云中關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止即儀
禮所謂不貫也貫與關古字通史記伍子胥傳云伍胥貫弓
執矢嚮使者注云貫烏還反後漢祭彤傳云能貫三百斤弓
司馬貞曰滿張弓一云貫謂上弦也承琪案惠說非是鄭注
云貫猶中也正中不釋算也此貫即貫革之貫詩猗嗟射

則貫兮傳亦云貫中也貫從母說文母穿物持之也从一橫
貫象寶貨之形凡母之屬皆從母禮記注云貫革謂射穿甲
革也古文作關者關亦穿物橫持之義說文關以木橫持門
戶也禮記雜記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輶輪者疏云關穿也
若呂覽之中關史漢之貫弓則皆彎字之借說文彎持弓關
矢也故孟子越人關弓而射之文選注引作彎弓賈誼書士
不敢彎弓而報怨史記陳涉傳引作貫弓要皆非訓中之義
也

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注今文上作尙 觀禮尙左

注古文尙作上

案上下字作上尊尙字作尙鄭於上握從古文作上於尙左

從今文作尚者皆取其當文易曉耳

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注古文曰再拜受爵

案大射儀獻服不云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與此獻

獲者事同知古文再字衍也

三耦及眾賓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注今文以為與

鄭注云以猶與也疏云訓以為與者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

以若存以字謂言尊卑不同任意以之故轉為與則平敵之

義也承珙案疏說是也上文主人以賓揖大射儀以耦左還

注皆云以猶與也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注今文或言作升射

鄭注云進前也彙言還當上耦西面是言進終始互相明疏

云上番將射時云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不言進明

還當上耦時者進近上耦乃作之此直進作射不言還當上

耦明進時亦還當上耦而作之故言終始互相明也敖氏繼

公曰上字是衍否則其干當有耦字今文或言作升射蓋亦

疑其誤而易之也承珙案敖謂上字衍是也疏云此直進作

射似經文但言作射如初本無上字鄭不從今文作升射者

大射儀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亦不言作升射也

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注今文曰告于賓

案上文已云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

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矣此云升告左右卒射如初亦是

告于賓不言可知猶大射儀於再射時既云卒射釋獲者遂

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其後三射
既畢亦但云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不復言告
于公矣

司射釋弓視筭如初注今文曰視數也

今文曰告于賓

案說文云筭長六尺計麻數者从竹从弄言常弄乃不誤也
算數也从竹具聲讀若筭是二字音同而義別禮經執筭受
筭之類當作筭無算爵無算樂之類當作算然經典每多錯
出筭是計數之物雖亦可通爲數義究不得卽以數字代筭
字鄭此注云筭獲筭也今文視筭作視數則是以訓詁字代
經文者故不用與

舉觶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興注古

文曰反坐

案此賓與大夫當舉觶者奠于薦右之時既坐受觶以興矣
至此乃坐而反奠于其所反奠者謂還奠于薦右上文一人
舉觶亦云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彼不言坐者
省文然反奠連文與此正同古文作反坐者誤倒鄭所不從
長受酬酬者不拜注古文曰受酬者不拜

案此酬者謂堂上酬堂下者注云言酬者不拜者嫌酬堂下
異位當拜也下乃云受酬者不拜受則此古文受字衍也

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筐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

注今文無執觶及賓觶大夫之觶皆爲爵實觶觶爲之

此節注疏皆譌錯不可讀許氏宗彥曰此注今文無執觶及

賓解大夫之解皆爲爵十五字當在上執解者節下承琪案
疏云今文此經云執解者無此執解又今文無執解及賓解
大夫之解皆爲爵不從者以其皆在無算爵之科明不爲爵
考此經卒受者以下並無賓解大夫解字注何得爲此語疏
亦不應眯目而釋之如此自是上節執解者受解以下之注
誤移於此但云今文無執解亦誤彼經云執解者受解遂實
之賓解以之主人大夫之解長受而錯皆不拜注當云今文
執解及賓解大夫之解皆爲爵蓋總言執解以下諸解字今
文皆爲爵今文下衍無字耳若今文無執解二字則者字無
所屬不成文義矣至此節注文或謂但當有今文實解解爲
之七字承琪案疏云實解解爲之者亦不從也言亦則不止

此語可知詳疏意此經執解者洗升實解注云今文無執解
者實解解爲之鄭以無執解者嫌於卒受者洗升固所不從
實解解爲之則今文字誤亦所不從故疏云亦不從也章氏
平曰注今文無執解案執解上疑脫虛解二字今文蓋作卒
受者以降奠于筐執爵者洗升實之疑者今文若無執解則
亦必無者字既無執解者則下文洗字是卒受者洗卽上文
不當云奠于筐又注及字連執解故疑注文有脫字疏今文
此經云執解爲二字疑者卒受者以下疑有無此執疑解又今文無
無字疑因注衍執解妄改故並志其疑以俟正承琪案此說亦通
然於賓解大夫之解終無說以解矣

記薦脯用籩五臠注古文臠爲臠今文或作植正

注云臈猶脰也爲記者異耳鄉飲酒記薦脯五挺注云挺猶臈也承琪案臈當作檝挺皆當作挺宋本鄉飲酒記釋文云猶檝本亦作臈可見注文原作檝字鄉飲鄉射注挺檝互訓說文檝杙也挺一枚也二字皆從木凡從手從肉者皆誤聘禮記注臈脯如板然者或謂之脰皆取直貌焉蓋臈脰無正字以其直貌故取訓杙之檝一枚之挺名之後人因其爲脯脩改木從肉耳古文檝爲臈者段玉裁云臈聲戔聲同部也惟臈爲大臈與脯義別故鄭不從今文或作植者直聲戔聲亦同鄭注考工記讀檝如脂膏臈敗之臈是也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注今文無與笙

案經文云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工其下云遂獻笙于西階上其下又云主人以爵降奠于篚此記取爵上篚奠于下篚當總記獻工與笙鄉飲酒禮記亦云獻工與笙故鄭不從今文無與笙也

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注古文曰遂命獲者倚旌

案經文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東遂繫左下綱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申記又言此者疏云司馬命張侯與命倚旌其事相因故云遂明同是西階前然則今文不言獲者從可知也

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糝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注今文糝爲縮韜爲韜

注云糝雜也一切經音義糝古文紐鈕二形說文米部紐雜

飯也引申之為凡相雜之備丑聲柔聲並通故又變為糅今
 文糅為縮者如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或為菑
 菑或為縮是也鄭以糅縮聲雖近而縮字無雜義故不從今
 文韜為翻者亦聲近假借鄭以韜義為正故亦不從今文
 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注今文改弓為肱

案古肱字本作ㄥ與弓字同音假借故駢臂子弓駢姓臂名
 當字ㄥ而作子弓左傳邾黑肱公羊作黑弓皆其例鄭云量
 侯道以狸步而去弓者侯之所取數宜用射器故不從今文
 改作肱也

君射則為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筈既發則答君而侯注今文君
 射則為下

言君射則為下射者謂君就下射之物敖氏繼公曰下射之
 物在東主位也答君謂東面立而對之射時進左手微背於
 君故既射則還對之俟待君發也承琪案大射儀公將射則
 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
 北一筈東面立注云不敢與君併東面立鄉君也即此記所
 謂君射則為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筈者也若如今文無射字
 於義不明故鄭從古文

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翻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注今文皮樹為
 繁豎糅為緇古文無以

案古音皮讀如婆繁讀如鞞皮繁聲之轉樹與豎音義並同
 鄭以皮樹為獸名必有所受之今文繁豎蓋假借字故不從

糝為緇者詩生民或簸或蹂說文曰部引作或簸或自糝之為緇猶蹂之為自亦聲近故借鄭亦不從之古文無以文不備故又從今文

士鹿中翻旌以獲注古文無以獲

案無以獲則文不備故鄭亦不從

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注古文有作又今文無其餘否

案古有又字多通此有射于國中對大夫士不得在國射故

當作有今文無其餘否亦文不備故鄭不從

君在大夫射則肉袒注今文無射

案不從今文無射者亦以文不備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八十二終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八十三

儀禮古今文疏義六 涇胡承琪墨莊著

燕禮

冪用綌若錫注今文錫為綌 大射儀冪用錫若絺注今文錫

或作綌

說文綌細布也段氏玉裁曰燕禮注今文錫為綌綌易也治

其布使滑易也今文綌其本字古文錫其假借字子虛賦被

阿錫即列子之衣阿綌古者布十五升為最細十五升布成

治之使滑易是曰綌若喪服傳則半十五升而治之故錫衰

之錫與細布之綌其實不同承琪案錫與綌古字通皆取滑

易之義同為細布或作錫或作綌耳鄭注大射儀云錫細布

也與說文錫訓同至錫衰乃謂衰之滑易者亦得錫名非錫名專屬之衰故喪服傳注云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鄭非不知錫衰之非卽此錫也

射人納賓注今文曰擯者

案鄭云射人為擯者也此經請賓命賓皆射人若如今文云擯者納賓則嫌異人故鄭從古文

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與對賓

反位注古文觚皆為觶

注云獻不以爵辟正主也疏云此宰夫為主人非正主故用

觚對鄉飲酒鄉射是正主皆用爵承琪案特性記篚在洗西

南順實二爵一觚四觶一角一散蓋飲酒之器爵最貴觚次

之觶又次之角散為下故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

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此獻辟正主不用爵宜降一等而用觶

故不從古文作觶也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少進辭降注今文從此以

下觚皆為爵

注云上既言爵矣復言觚者嫌易之也疏云上文主人洗觚

獻賓云賓以虛爵降此經又云坐奠觚中間言爵者欲見對

文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散文卽通觚亦稱爵以此言之此觚

卽前爵周公作經嫌易之故復言觚也承琪案爵者飲酒之

器之總名今文從散文之通稱鄭所不用

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注今文無洗

案鄭從古文有洗者取其文義備

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篚更爵洗注古文更為受

射儀更爵洗注同 特性饋食禮主人更爵酌醋注同 本注同 毛

授為受從校 更爵醉于主人注同 勤記更正

惠氏棟曰周禮巾車云歲時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為更春秋

昭廿九年傳云以更豕韋之後史記更作受知古文更字皆

為受承琪案鄭注更爵者不敢襲至尊也特性注云主人更

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也賓更爵自酢亦不承婦人爵更

與受聲義皆不相近古文作受者字之誤鄭所不從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注媵送也讀或為揚揚舉也今文媵皆

作騰

疏云禮記檀弓杜蕢洗而揚觶注云舉爵於君也禮揚作媵

揚舉也媵送也揚近得之若然此注今文媵作騰騰與媵皆

是送義讀從檀弓杜蕢揚觶之揚揚訓為舉義勝於媵送故

讀從之說文併送也從人弁聲古文以為訓字段氏玉裁曰

併今之媵字送為媵之本義以姪娣送女乃其一端耳訓與

併音部既相距甚遠字形又不相似如疋足中艸亏亏之比

今按訓當作揚由揚譌詠由詠復譌訓始則聲誤終則字誤

耳據鄭檀弓注知禮經作媵記作揚媵為古文揚字若今文

禮媵作騰騰正與揚義協承琪案禮經言媵者訓送是其本

義說文貝部贖下一曰送也贖與媵聲義从同媵讀為揚則

聲轉而義亦異鄭注檀弓以有謂之杜舉舉與揚義相近故

云揚近得之此注云媵送也讀或爲揚則是以送爲媵之本義揚爲禮家異讀賈疏云揚訓爲舉義媵於媵送故讀從之以說檀弓則可以疏此注則非今文媵皆作騰騰義近揚禮記本文故作揚解鄭注儀禮以媵從古文送義爲正故不從今文作騰賈疏又謂騰與媵皆是送義亦非至媵讀爲揚者釋名媵承也承與繩通詩抑子孫繩繩韓詩外傳作承承繩本從蠅省聲方言蠅東齊謂之羊郭注今江東呼羊聲如蠅媵讀爲揚此其聲例段云媵卽古文揚字恐未必然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筐注今文無奠于筐

案上文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筐大夫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筐又下獻工云主人受爵奠于筐知此亦當有奠于筐大射

儀亦云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筐鄭以彼決之故從古

文

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注古文云阼階下北面再拜

案上文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注云再拜稽首拜

君命也又云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解于筐阼階下皆再拜

稽首蓋凡拜君無不稽首者此一人致爵與上皆致同爲拜

君不應獨無稽首大射儀云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注亦

云再拜稽首重君命鄭以彼決之故不從古文

眾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注古文曰卒爵不拜

案上文主人獻工一人拜受爵卒爵不拜注云一人工之長

者賤不備禮是工之長者以賤故祇受爵拜卒爵不拜此眾

工更賤受爵且不拜矣言遂卒爵無庸更言不拜大射儀亦

云眾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鄭以彼決之故不從古文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注今文

觶作觶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注今文曰

洗象觶公坐取賓所勝觶與唯公所賜注今文觶又為觶

大射儀士長升拜受觶注今文觶作觶賓降洗升勝觶

于公注今文觶為觶

鄭注特牲饋食記引舊說云爵一升觶二升觶三升角四升

散五升此鄭以前儒家治禮經者相承之師說也禮器正義

及梓人疏引許氏五經異義云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

觶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許君

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即觶二升不滿豆矣鄭駁之云

觶字角旁著支汝穎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

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觶字相近學者多聞觶寡聞觶寫此書

亂之而作觶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

豆當為斗臧氏琳曰燕禮疏引此經又曰鄭引南郡太守馬

與一爵三觶相應段氏玉裁曰此觶字乃觶之誤改觶為觶

乃二升承案論語注三升禮器制度云臧氏琳曰漢初叔孫

馬氏所引觶大二升觶大三升是故鄭從二升觶三升觶也據此

知鄭君所引儀禮舊說與韓詩說古周禮說叔孫通禮器制

度馬季長說皆同惟許叔重獨自為說說文云觶受四升又

云觶三升者謂之觶此蓋師承之異鄭以與經不相應故為

此駁至觶觚二字之誤則由觶觚形近易譌言之尤為明晰
 儀禮古文多作觶故雖觚字亦為觶今文多作觚故雖觶字
 亦為觶鄭參校古今文以義定之如上文獻辟正主不用爵
 而用觚古文作觶此古文之誤也此獻士用觶者士賤也疏
 云對大夫已上獻用觚旅酬乃用觶此獻士即用觶故云士
 賤也今文作觚此今文之誤也其他今文多誤觶為觚又有
 古今文皆誤者如燕禮賓降洗升媵觚于公注云此當言媵
 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
 由此誤爾大射儀賓降洗象觚注云此觚當為觶此則觶本
 作觶字形近觚古今文皆因之而誤者也鄭於注一一是正
 可謂精審之至矣

賓降洗升媵觚于公注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

與之誤也大夫燕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燕賓注今文無媵

案鄭注備矣注其者煩其文義

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注古文曰公答

再拜曰不興注其者煩其文義

案此經注疑有脫誤經文當是公答再拜注云古文曰公答

拜蓋凡臣再拜稽首公皆答以再拜注有但言公答拜者省文

耳若古文明云公答再拜鄭不應反從今文去再字又大射

儀此節亦云公答再拜知此經文亦必有再字但賈疏標目

已如今本則其誤久矣注其者煩其文義

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霽遂出注古文賜作錫 覲禮天

子賜舍注今文賜皆作錫

案賜正字錫假借字皆者皆下文賜伯父舍也

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皆作殄今文皆曰不腆酒無之

案腆正字殄古文假借字鄭注腆膳也膳當作善詩新臺籩

除不殄箋云殄當作腆腆善也與此訓同毛詩古文假殄為

腆與禮經古文亦同

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注今文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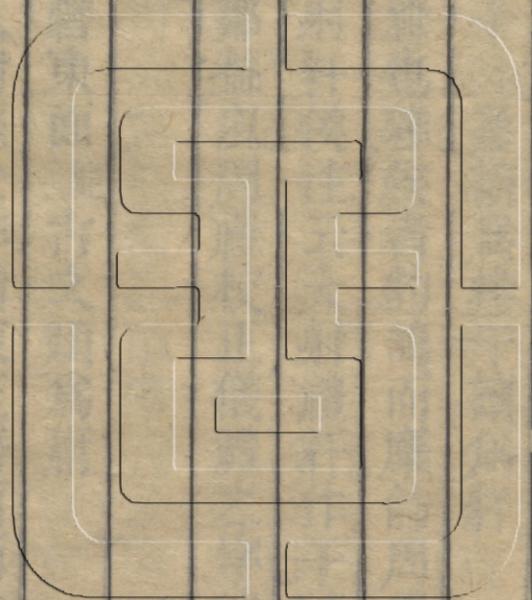
使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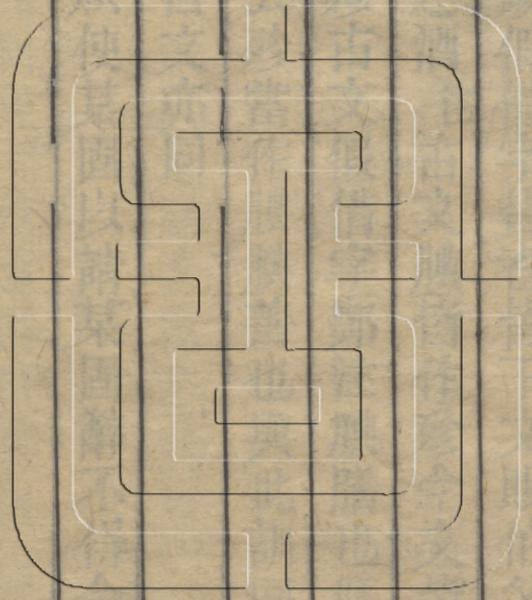
案鄭從今文有使某者取其文義備

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注今文無則下無

燕

案鄭從古文有則字燕字者亦取其文義備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八十三終

長沙王賓校
湘陰吳宗實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八十四

南菁書院

儀禮古今文疏義七

涇胡承琪墨莊著

大射禮

參七十于五十注參讀為糝干讀為犴

案鄭云糝雜也雜侯者豹鵠而麋飾周禮射人注同又射人
士以三耦射犴侯注云大射禮犴作干讀如宜犴宜獄之犴
犴胡犬也鄭蓋以周禮校正儀禮之字彼讀如當亦如此注
作讀為也

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注古文頌為庸

案上文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注笙猶生
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此注云言成

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周禮
大司樂疏引鄭注尙書笙庸以閒云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
西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
西方物孰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功也眠瞭職云
擊頌磬笙磬注云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
作庸庸功也是尙書三禮三注略同賈云古文頌爲庸此雖
變古文不從義亦通是也

幕用錫若絺綴諸箭注今文絺或作裕古文箭作晉

大案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裕燕禮幕或用裕敖繼公曰見其
貶於大射鄭不從今文作裕殆爲此與釋文絺劉作裕音卻
盧氏文弼曰裕字無考云音卻疑卽裕字之譌承琪案劉本

蓋仍從今文作裕非是古文箭作晉者周禮職方氏其利金

錫竹箭注箭筱也故書箭爲晉杜子春曰晉當爲箭書亦或

爲箭段氏玉裁曰吳越春秋晉竹十廋晉竹正謂箭竹所謂

會稽竹箭也箭矢竹也今本說文脫竹字本小竹之名中矢因名矢

爲箭說文本部曰楛木也從木晉聲書曰竹箭如楛案此當

云周禮曰竹楛讀如箭今本轉寫譌亂也許所見周禮故書

字從木惠氏棟曰古讀晉如箭故搢紳亦作薦紳承琪案周

禮典瑞王晉大圭鄭司農云晉讀爲薦申之薦此依釋文

又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注獻讀爲沙

鄭云沙酒濁特沛之必摩沙者也兩壺皆沙酒郊特牲曰汁

獻況于醢酒承琪案郊特牲注云謂沛秬鬯以醢酒也獻讀

當為莎齊語聲之誤也。祗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益齊摩莎沛

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鄭蓋以記義定周儀二禮故於周

禮司尊彝鬱齊獻酌。注云獻讀為摩莎之莎。段氏玉裁曰疑本作沙轉寫加

草如詩之沙雞齊語聲之誤也。煮鬱和祗鬯以釀酒摩莎沛之出其

香汁也。與此經注義略同。明堂位獻尊鄭亦讀為娑古音元

寒與歌戈兩部多通轉。如司尊彝獻尊鄭司農讀為犧獻酌

鄭司農讀為儀犧本讀如莎儀本讀如俄也。又詩東門之枌

原與娑韻。谷風怨與萎。萎從委聲委從禾聲韻亦其聲類也。說文獻為桓圭從玉

獻聲如瀆漢書音義云陳宋之間言桓聲如和此猶獻讀為莎則非獨齊語然也鄭偶舉一地耳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注古文媵皆作騰

案此注古文疑當作今文傳寫誤耳。鄭注檀弓云禮揚作媵

禮卽禮經謂禮經古文皆作媵若禮記則今文其作揚與禮

經今文作騰者義合故知此作騰者必今文也

降適阼階下。注古文曰降造阼階下

案說文適之也造就也義本相近故小爾雅造適也造亦訓

適然禮經多用適少用造惟士喪禮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

濯造于西階下。注云造至也猶饋也以造言之喪事遽是鄭

意以造字義別故於此不從古文與

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挈越右手相。注古文後首為後手

士喪禮載魚左首。注古文首為手

鄭此注云後首主於射略於此樂鄉飲酒二人皆左何瑟後

首注云後首者變于君也燕禮小臣左何瑟面鼓注云燕尚

樂可鼓者在也鄉射禮相者皆左荷瑟面鼓注云面前也
 鼓在前變於君也疏云鄉射與大射相對大射君禮而後首
 此臣禮前首故云變於君燕禮與鄉飲酒相對是以燕禮面
 鼓又與鄉飲酒後首相對承琪案鼓即首也瑟可鼓之處近
 首不鼓之處近尾故當作首不應作手春秋成二年曹公子首
 公羊穀梁作曹公子手漢書古今人表數手說文作數首此
 古文首為手者皆假借字鄭所不從
 皆適次而俟注古文俟作待

案俟當本作竢說文人部俟訓大與此無涉竢部云竢待也
 彳部云待竢也二字義相轉注聲亦同部故可通然禮經多
 用竢少用待故鄭從古文

卑者與尊者為耦不異俟注古文異作辭

案異與辭聲雖可通而形義皆不相近經言同耦則同射一
 侯故鄭從今文作不異

至乏聲止注古文聲為磬

案古文聲為磬者字之誤

授獲者退立於西方獲者與共而俟注古文獲皆作護非也

案古文獲作護者聲之誤

且左還注古文且為阻

案且本古文祖字惠氏棟曰古鍾鼎文祖字皆作且如祖乙
 卣盃和鍾文王命癘鼎師數散皆然承琪案孟祖辛彝作且
 瞿祖丁卣作且二文尤與今且字相近至小篆始從示作祖

尚書黎民阻飢今文作祖飢孟康曰古文言阻蓋尚書本作
且故今文家作祖古文家作阻此儀禮古文與尚書古文同
鄭以當文易曉故從今文

既拾取矢梱之

注

古文梱作魁

揚觸梱復

注同

鄭注梱齊等之也又注梱復云梱復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
復反也郝氏敬曰梱叩也叩四矢使齊張氏爾岐曰疑當作
梱孟子注梱猶扣椽也承珙案梱與梱同說文無梱字祇當
作梱孟子作梱淮南脩務訓梱纂組字仍作梱高注云梱叩
椽梱復之梱亦當訓扣扣擊也謂矢擊侯不中激而還射也
魁與梱一聲之轉古文同聲假借鄭所不從

中離維綱

注

或曰維當爲絹

注云離猶過也獵也侯有上下綱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爲維
或曰維當爲絹絹綱耳疏云謂矢過獵因著維與綱二者梓
人云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縝寸焉注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
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入張手之節也鄭司農云縝籠綱者

引周禮

注此止維持侯者若然則綱與維皆用繩爲之又以布爲縝

籠綱然後以上下個邊綴著縝兩頭以綱繫著植維者於
上個下個上下躬兩頭皆有角又以小繩綴角繫著植故矢
或離綱或離維也或曰維當爲絹絹綱耳者鄭更爲一解絹
則維也云絹綱耳者以絹爲綱耳離著絹也校勘記云朱子
曰綱耳卽籠綱以布爲之梓人謂之縝而此謂之絹字雖異
而音則同

盧氏文昭曰音同

或是義同之譌

敖氏曰絹字恐是縝字之誤案

敖說是也釋文於周禮緝字不云與絹同於此絹字復不云
 與緝同而音則無異又此疏引周禮處皆作緝至述注則仍
 作絹似以緝與絹為二物者皆足以滋後人之疑不可不辨
 承琪案鄭司農注梓人云緝讀為竹中皮之緝此謂緝說文
 糸部云緝持綱紐也從糸員聲周禮曰緝寸是此字以緝為
 正此注維當為絹應本作緝不作絹然周禮釋文緝于貧反
 或尤粉反劉侯犬反或古犬反侯犬古夫二反皆冒聲是劉
 昌宗所見本緝字必已有作絹者矣鄭注儀禮破維為緝云
 或曰者猶疑不能定之辭蓋維與綱皆用繩為之者說文綱
 網絃也絃者网之大繩名綱故持侯之大繩亦名綱說文又
 云綱維綱中繩也從糸雋聲讀若畫或讀若維是綱為大繩
 綱為持綱之繩儀禮之維蓋所以維持侯者鄭云其邪制躬
 舌之角為維疏云維持侯者持侯與持綱微有別但維之名
 不見梓人故又引或說破維為緝以緝為綱耳緝乃籠綱者
 籠綱猶言貫綱緝蓋如環綱貫其中故周禮注謂之籠綱儀
 禮注謂之綱耳其實一也賈疏儀禮云緝以布為之籠綱又
 云絹綱耳者以絹為綱耳則似謂緝與絹有用布用絹之別
 故云鄭更為一解不知鄭引或說者是謂維與緝別非謂緝
 與絹別賈因字或作絹而有布為絹為之說於經無徵恐不
 可從

司射去朴適阼階下告射于公注今文曰阼階下無適

案鄉射云司射去朴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

耦卒射此經上文云司射去朴倚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
于公曰三耦卒射又云司射適西階西倚朴升自西階東面
請射于公蓋凡去朴皆倚于西階西則至阼階下當有適字
故鄭從古文

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注今文曰右還

鄭云還右還君之右也猶出下射之南還其後也賈疏云君
爲下射賓爲上射司馬在君之西南揚弓命去侯訖還君之
右東而南西鄉降自西階猶出下射之南還其後也者由如
上文初將射時司馬立于物閒南揚弓命去侯訖出於下射
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前後是同故取彼解此今文曰右還
不從右還者若右還則右還於上射不得還君故不從也敖

繼公曰還右謂圍右物也既命去侯則由右物之南適其右
乃降來由物北去適物右是還之也詳敖意蓋以射禮上射
西就右物下射東就左物司馬升堂初由右物之後立于物
閒以命獲者既乃出下射之南由物左以還其後乃降凡升
大皆然此經公爲下射當就左物司馬在物閒命去侯時原在
公右若依常節出下射之南還其後則還在公左不得謂之
還右故以還右爲圍右物蓋初從右物之後至物閒既又從
右物之前還其右以降以君將爲下射故先辟之不敢仍如
出下射南還其後之常節也承琪案敖說非也此時君未就
物經下文乃蓋猶在阼階上西面之位司馬命揚侯訖由君
之北而東而南然後西鄉降自西階故曰還右謂由君之右

而還也此與初射時出下射之南而還其後者有別賈疏以
出下射之南還其後為圍下射之後繞下射之東南行而適
西階語亦誤鄭云猶者謂去侯之命本不專為上射故鄉射
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注云圍下射者明為二人命去
侯此君為下射更當明為君命去侯故云猶也仍以注疏為
正敖說似不可從

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左執附右執簫以授公

公親揉之注今文順為循古文揉為紐

案順循聲義並同莊子天下篇己之大順釋文云順本作循
揉為紐者揉當本作焠說文火部焠屈申木也易揉木為耒
漢書食貨志作焠漢書古今人表公山不狃顏師古曰即公

山不擾史記索隱又作蹂皆以聲同而通者也鄭以揉為宛
之觀其安危宛猶屈也故不從古文作紐

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

射注古文曰餘筭

案鄭云餘獲餘筭也鄉射云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
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鄭以彼決此故從

今文

擯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注今文席為筵 士虞禮記猶出几

席設如初注古文席為筵

周禮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
筵席通矣疏云設席之灋先設者皆言筵後加者為席故其

職云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假令一席在地或亦云筵儀禮少牢云司宮筵於奧是也然所云筵席惟據鋪之先後爲名其筵席止是一物承拱案筵席散文固通然此經上下文辭多言席維上文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彼古今文旣皆作筵卽不必破爲席此旣古文作席故疊今文不用也士虞禮古文席爲筵者案本篇首云素几葦席在西序下其下凡爲神設者皆言席惟筵祝南面一言筵耳其記餞尸云尸出執几從席從注云几席素几葦席也下云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如初者謂如餞尸時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也然則此文仍當作席故鄭又疊古文筵不用也

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注今文司馬師無司馬

案鄉射惟司馬一人而司馬卽前之司正此則大射正爲司正不爲司馬而別有司馬正一人司馬師一人鄉射命弟子說侯命獲者以旌退皆司馬命之此則司馬正命解綱司馬師命退旌師者正之貳也此外有小臣師又有僕人師若如今文無司馬單言師未明何人故鄭從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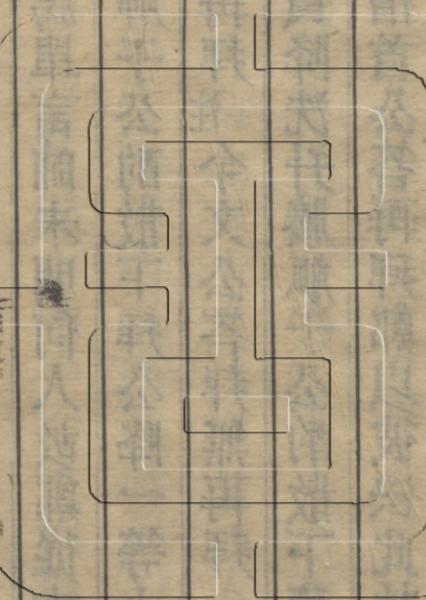
賓降洗升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注今文公答拜無再拜

案燕禮云賓降洗升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

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注此觶當爲觶

疏云凡旅酬皆用觶獻士尙用觶故知觶當爲觶下經觶亦

當為解承琪案疏說是也餘已見燕禮又案疏云下經觚亦當為解者指下文公坐取賓所勝解蓋因疏說改之賈所見本作觚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八十四終

長沙王賓校
相陰吳宗實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八十五

南菁書院

儀禮古今文疏義八

涇胡承琪墨莊著

聘禮

使者朝服帥眾介夕注古文帥皆作率 帥大夫以入注古文

帥為率 覲禮伯父帥乃初事注今文帥作率

案說文帥佩巾也率捕鳥畢也其統帥之帥作衛云將衛也

率領之率作逵云先道道即導字也後世衛逵二字廢不用而佩

巾之帥鳥畢之率借為將帥率由之字二字又互相通借段

氏玉裁曰周禮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故書帥為率鄭

司農云率當為帥大鄭以漢人帥領字通用帥與周時用率

不同故也此所謂古今字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說文

引周禮率都建旗鄭注周禮作帥都是也承琪案儀禮古今
文帥率二字通作故聘禮古文帥作率觀禮今文帥又作率
左傳亦古文毛詩亦是率從左傳襄十一年引作帥從是古今文
多通用鄭於經字則皆從帥而出率字於注或如段說以漢
時通用之故如大戴禮朝事儀率諸侯而朝日東方觀禮注
引作帥諸侯是也

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

惠氏棟曰注云管猶館也易隨初九云官有渝蜀才本官作
館穆天子傳云官人陳牲義亦當作館承琪案此注云館人
謂掌次舍帷幕者也下記云管人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

注云管人掌客館者也士喪禮管人汲注云管人有司主館

舍者彼皆作管故鄭從今文布今文作敷者敷本作專漢書

上林賦布結縷史記作專徐廣曰專古布字說文專布也敷

岐也二字音義亦同一切經音義云敷古文作專同古寸與方亦多

通鄭以此經鋪陳字多作布如士冠禮布席于門中士昏禮

媵布席于奧御布對席之類故於此從古文作布與

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注古文奉為

卷今文無則

鄭云奉所奉以致命謂束帛及元纁也馬言則者此享主用

皮或時用馬馬入則在幕南承琪案古文奉為卷者禮記雜

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云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

是則束帛本有卷稱鄭不從者以下文行禮凡幣皆言奉故

也馬言則者賈疏又引下文庭實皮則攝之鄭注皮言則者
或用馬也與此互明今文無則於義不備鄭所不從

使者載旌注古文旌皆為膳注朝服載旌注古文旌作膳注既

夕記載旌注古文旌為膳

案說文旌為旃之或字周禮儀禮皆如此作古文作膳者假
借字如後漢書楊震傳注云鱣音善老子注夫蚘蠶以淵為
淺釋文蠶本又作蟪是也

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纁注今文纁作璪注記所以朝天子

圭與纁皆九寸注古文纁或作藻今文作璪注覲禮乃朝以

瑞玉有纁注今文纁或為璪注奠圭于纁上注古文纁作璪

依宋本補

案周禮司几筵加纁席畫純鄭司農云纁當為藻率之藻弁
師諸侯之纁旂九就鄭司農云纁當為藻纁古字也藻今字
也同物同音康成注周禮祇釋纁義不破從藻故注此經皆
從古文作纁今文作璪者說文玉部云璪玉飾如水藻之文
引虞書璪火粉米蓋許從儀禮今文故凡文采之字作璪而
以纁為釋繭之字與鄭義異

陳皮北首西上注古文曰陳幣北首

案下文云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左皮即所陳
之皮會合也合璧與幣加諸其上也下文云馬則幕南北面
奠幣于其前謂無皮而用馬亦合璧與幣奠于其前也且皮
可言首幣不得言首故鄭從今文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注今文無擯

案注當云今文無擯者此節有四擯字若但云無擯不知何

指至擯者出請事若無擯字則不辭矣今文蓋以上擯承擯

紹擯既明三擯之數下祇言出請事足知三擯俱在不必更

言擯者鄭於下文擯者出請命擯者入告皆指上擯此時旅

擯則擯者不專指上擯雖與後不同然於文例無別故從古

文

介皆入門左注今文無門

案無門於文不備故鄭從古文

裼降立注古文裼皆作賜

案裼正字賜古文假借字

公升側受几于序端注今文無升

案上文但云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此當有升字故鄭從

古文

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注今文訝爲梧

惠氏棟曰既夕若無器則梧受之注云謂對相受疏云梧卽

逆也對面相逢受案梧本作梧訓爲逆訝亦逆也既夕注不

疊古文明古文訝亦有作梧也漢書司馬遷傳贊云或有抵梧如涓曰梧讀曰迂戰國策

樓梧亦作樓梧段氏玉裁曰說文梧弟也各本作逆今正逆迎也弟

不順也相迎者必相弟古亦通用逆爲弟考儀禮之梧受爾

雅釋名之梧邱太史公之魁梧枝梧漢書之抵梧皆是梧之

譌字承琪案釋名釋宮室又云梧在梁上兩頭相觸梧也梧

皇清經解經解
之爲梧亦由聲近假借非必皆字之譌也

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注古文重入

鄭云皮先者介隨執皮者而入也入門左介至揖位而立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承琪案注義甚明古文重入字衍也

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注今文歸或爲饋 記夕夫人歸禮

注今文歸作饋

案論語詠而歸歸孔子豚齊人歸女樂釋文並云歸鄭本作饋蓋魯論皆作歸鄭從古文作饋此儀禮則古文作歸今文作饋鄭又從古文作歸者古文家亦各有師承經字不必盡同士虞禮注云饋猶歸也饋與歸音義並通故各從所作儀

禮古文不必與論語同也又案論語詠而饋鄭注云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詳鄭意是魯論直以歸爲歸還之歸與古論饋餉異義故鄭必從古作饋此經古文作歸者本與饋同義故不必改從今文作饋

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簋注簋讀若不數之數今文簋或爲逾 記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注今文簋爲逾

鄭云秉簋數名也秉有五簋二十四斛也疏云一秉十六斛又有五簋爲八斛總二十四斛也云簋讀若不數之數者鄭君時以簋爲數名數名有數有不數故云不數之數此從音讀其字仍竹下爲之得爲十六斗爲簋故下記注云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簋者是十六斗量器之名承琪案疏語殊未

明晰鄭云不數之數者自是漢人常語用以比方籩音如漢書東方朔傳注引蘇林曰籩音數錢之數是也賈以不數亦爲數名恐非今文籩爲逾者逾疑當作匱說文匱下云甌匱器也從匚兪聲玉篇匱余主切器受十六斗此卽論語與之庾之庾集解引苞注十六斗爲庾與賈逵左傳注唐尙書國語注皆合若周禮陶人庾實二斛鄭云豆實三而成斛則斛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承琪案云讀如則鄭意陶人之庾非論語之庾故賈疏謂庾本有二法又引聘禮注今文籩爲逾云逾卽庾也以爲十六斗之庾是也

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注古文曰三讓 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賓升一等注古文

曰三讓

鄭云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于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不下主人也疏云主人讓于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是三讓三辭成也合賓三讓大夫卽升無三辭則不成三也云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者卽此經主人讓大夫先升是也云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者經雖言讓大夫先升大夫之讓不明故鄭君兩言之但使尊終先升若主人三讓使人亦三讓主人又一讓則主人四讓使者乃升故鄭復言此也案周禮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大夫郊勞

三讓登聽命又云致饗餼如勞之禮此古文云三讓與彼合鄭不從者周禮統舉其大率而云三讓此儀禮據屈曲行事觀此經直云讓大夫先升是主人或三讓大夫無三讓故不從古文也承琪案鄉飲酒義云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故讓成於是其大率經多言三讓不言三辭者蓋三讓以兼三辭然必主客俱讓至三而後謂之三讓凡升階之禮主人先讓於客而客辭之至主人三讓客亦三辭其數適均於是主人先升客從之此由主人尊或與客敵者皆主人道客先升故主客適以三讓而升也若客尊宜先升者則主人讓客至三設使客亦必三辭則主人必至四讓矣讓無以四為節者故客但一辭或再辭俟主人一再讓即升

鄭云主三讓

則許升亦不成其為三讓故經祇言讓而不言三此經大夫未必然

歸聘賓饗餼大夫奉主君之命而來尊其君命故讓大夫先升若覲禮郊勞至于階使者則不讓而先升矣及至聘賓饋大夫則正用尋常賓主敵體之儀可行三讓矣乃云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者蓋饋禮略也其後聘賓問卿至于階讓賓升一等大夫大夫主國之卿也從升堂鄭亦不從古文作三讓亦以賓先升不能成三讓也其後賓面卿云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此則主人先升而亦云揖讓如初者亦以禮略故與

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注今文曰入設

案上文賓問卿云庭實設揖讓如初不云入設鄭以彼決此

故從古文

公于賓壹食再饗

注

今文饗皆為鄉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

注 古文饗或作鄉皆如饗拜

注 同

說文高獻也從高省日象進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高之凡高之屬皆從高又饗鄉人飲酒也從食從鄉鄉亦聲二字古多通用故周禮禮記饗燕字多作饗左傳則多作高此古今文又有作鄉者則又因饗而借鄭所不從

燕與羞俶獻無常數

注

古文俶作淑

鄭云俶始也始獻四時新物聘義所謂時賜無常數由恩意也承琪案釋詁云俶始也詩大田傳曰俶始也說文俶一曰始也淑是正字淑者說文云水清湛也此古文作淑者假借

字如說文俶善也而釋詁毛傳皆云淑善也亦是假淑為俶

耳

朝服致之以侑幣

注

古文侑皆作宥

有司徹乃議侑于賓

注

惠氏士奇曰古有宥坐之器亦謂置器於坐以詔侑人也家語宥坐文子曰三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卮是也承琪案侑正字宥古文假借字

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

注

今文曰迎于門外

案士冠禮云賓如主人服贊者元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注

云外門大門外又每曲揖注云周左宗廟入外門將東曲揖

直廟將北曲又揖疏云言此欲見入大門東向入廟此士之

大門也聘禮記云卿館于大夫注云館者必于廟則此外門

者大夫之大門也上文歸饗餼云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鄭以彼決此故不從今文無外字

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注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

案自即由也言自則不必言由賓聽命于堂下至是乃升故鄭從古文自左南面鄭云右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若鄉君前耳疏云右大夫者以鄉飲酒獻酢之時授者在右受者在左故右大夫也且並受者欲取如向君前然也謂於本國君前受圭璋時北面並受今還南面並受面位不同並受一邊不異故云若鄉君前耳承琪案凡授受之禮相鄉者謂之訝授受同面者謂之並授受曲禮鄉與客並然後受鄭云於

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受土昏禮納采授鴈于楹間南面注並受也疏云以經云南面不辨賓主故知俱南面並授也此經上文云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則南面致命可知賓升堂云自左則為南面並受亦可知今文無南面即並受之義不明故鄭從古文

公使卿贈如覲幣注今文公為君

案鄭疊今文不用者公與君本為通稱於義無別經文固無定例此節古文作公故不復易之

赴者未至注今文赴作訃既夕記赴曰注同

段氏玉裁曰古文訃告字祇作赴者取急疾之意今文從言急疾意轉隱矣故說文言部不收訃字者從古文不從今文

也凡許於禮經從今文則不收古文字如口部有名金部無
銘是也從古文則不收今文字如赴是也雜記作訃不作赴
者禮記多用今文禮也左傳作赴者左邱明述春秋傳以古
文故與古文禮同也承琪案禮記凡訃於其君注訃或皆作
赴赴至也是禮記本亦有從古文作赴者注以至訓訃又既
公夕注云赴走告也是鄭意作赴為正故於此經定從古文

記問幾月之資注古文資作齋

說文資貨也從貝次聲齋持遺也從貝齊聲周禮外府其其
財用之幣齋注云齋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齋鄭
司農云齋或為資今禮家定齋作資元謂齋資同耳其字以
齊次為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段氏玉裁曰此司農說禮

家定齋當作資而鄭君非之謂二字皆可用許則釋資為貨
釋齋為持而予之其義分別似較鄭君為長承琪案鄭君雖
謂齋資聲義皆同然其訓之亦微有別如周禮掌皮歲終則
會其財齋注云齋所給予人以物曰齋今時詔書或曰齋計
更此與說文齋訓持遺者合巾車毀折入齋于職幣注云杜
子春齋讀為資資謂財也此又與說文資訓貨者合然則鄭
意未嘗無別惟以二字聲義本同故可通耳此注從古文作
資者蓋周禮故書齋多作資典婦功典泉注皆云然其義較古鄭注外
府引聘禮作齋者則就周禮經文作齋故也

出祖釋輶注古文輶作輶

詩生民傳曰輶道祭也周禮大馭犯輶注曰行山曰輶犯之

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轆之而去
喻無險難也此注云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
酒脯之奠於輶爲行始也詩傳曰輶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
春秋傳曰輶涉山川然則輶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
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輶祭酒脯所告也卿大
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轆之而遂行舍於
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鄭君於周儀二禮注可互相備說文
輶下云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
爲輶既祭輶轆於牲而行爲範輶詩曰取羝以輶從車友聲
許說與鄭義略同古文作祓者祓爲除惡之祭周禮女巫掌
歲時祓除釁浴注云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
此祓與輶音同義別故鄭從今文

皆元纁繫長尺絢組注今文絢作約

鄭云采成文曰絢論語素以爲絢兮馬注云絢文貌也鄭注
云文成章曰絢與此義略同今文作約者古從甸之字每多
作勻如詩昫昫原隰釋文昫本作甸周禮均人公甸注云易
坤爲均今書亦有作甸者然則絢約本一字說文有絢無約
從禮古文儀禮釋文云絢聲類以爲約字蓋聲類兼用今文
玉篇以約同絢本之聲類集韻於絢下云儀禮作絢約不知
說文絢圓采也內則織紵組紵注云絢條也孔穎達曰似繩
者爲紵紵與組爲二物儀禮之絢組謂五采組雜記雖云紵
以五采然注云施諸縫中紵非所以爲組者不得以紵與絢

混為一字也

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為肆注古文肆為肆

古肆肆字多互譌周禮小宗伯肆儀為位注肆習也故書肆

為肆杜子春讀肆當為肆此為肆之肆鄭云肆猶陳列也非

肆習之義故不從古文

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注今文至為砥

案砥本底之或字說文底從厂氏聲或從石作砥爾雅底致

也詩祈父靡所底止傳小旻伊于胡底箋並云底至也鄭以

當文易曉故不從今文

賓人門皇注古文皇皆作王

案洪範皇極之敷言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王極史記多用古

文皇作王與此正同鄭云皇自莊盛也義當為皇故不從古

文

皮馬相閒注古文閒作干

詩考槃在淵釋文淵韓詩作干又秩秩斯干傳云干淵也易

鴻漸於干釋文引荀爽王肅注云干山閒淵水也古文假干

為閒鄭訓閒為代用爾雅釋詁文也

賄在聘于賄注手讀曰為古文賄皆作悔

鄭云賄財也言在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為之財也周禮

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疏云鄭

轉于作為者欲就司儀之文為解故也云當視賓之聘禮者

釋經在聘謂在賓聘財多少云而為之財也者釋經于賄也

謂主人視賓多少為財賄報賓承琪案于與為聲本相近注
經言某讀曰某者是就其聲之相近而變化其字以明其義
此于讀曰為是也士冠禮宜之于假注云于猶為也假大也
宜之是為大矣云于猶為者于非即訓為是又因其音之相
近而比方其訓以明其義也古文賄皆作悔者左傳出有賄
賄賄正字悔同音假借字曲禮釋文引字林云賄音悔

負右房而立注今文無而

鄭云此儀如還圭然而賓大夫易處耳承琪案上文使大夫
還玉於館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
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此云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自王
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蓋還玉時賓自大夫左受之

此大夫於賓左受之故鄭云易處然其為退負右房而立則
同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有而字

賜饗唯羹飪注古文羹為羔飪作臄

案說文臄本從勹從羔小篆從羔從美作羹此古文羹為羔
者蓋字之爛奪飪作臄者臄當作稔說文飪大熟也古文作
𠄎作恁無作臄者此禮經古文蓋借穀熟之稔為之傳寫又
誤作臄耳爾雅饋餽稔也釋文稔本作飪此二字互借之證
郊特牲腥肆爛臄祭詩楚茨傳亨飪之也釋文飪本作臄此
臄字皆稔之誤

如饋食之禮注今文無之

案此及上負右房而立鄭君皆審定字句決擇所從其不苟

有如此者

盼肉及廋車 注 古文盼作紛

案周禮匪頒之式鄭司農云頒讀為班布之班禮記王制名
大澤不以盼注云盼讀為班頒盼皆從分得聲二鄭並讀
為分瑞玉之班段氏玉裁云頒古音讀如汾在十三部班古
音在十四部合音最近古相假借承琪案儀禮古文盼作紛
者此又以同音假借也

聘日致饗明日問大夫 注 古文曰問夫人也

案此即經所云賓請有事於大夫也蓋以聘日請之明日行
之鄭云不以殘日問人崇敬也古文曰問夫人者蓋涉下文
夕夫人歸禮而誤耳

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 注 古文餼為既 案十行本作 古文既為儀

疏標目亦云注稍稟至為餼毛 木同蓋皆傳寫誤倒今更正

案饗餼字本作氣說文氣饋客之芻米也從米气聲春秋傳
曰齊人來氣諸侯繫氣或從既餼氣或從食自經典假氣為
雲气字而饋客之氣遂皆作餼或有作既者如此經古文及
中庸既稟稱事夫戴禮朝事私覲致饗既段氏玉裁以三既
字皆繫之省承琪案一切經音義云餼古文作繫雖不言儀
禮古文疑元應所見儀禮注本容有作古文餼為繫者鄭注
中庸云既讀為餼者轉從今字使人易曉猶考工記玉人以
致稍餼注云餼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為餼故於此經亦從今
文作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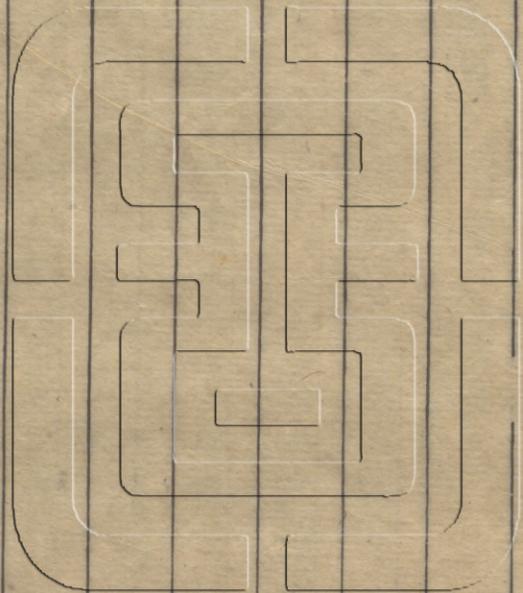
無行則重賄反幣注今文曰賄反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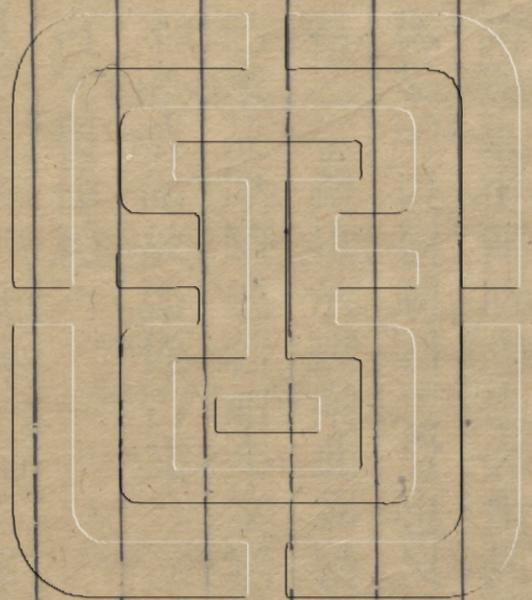
鄭云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必重其賄與反幣者使者歸以得禮多為榮所以盈聘君之意也反幣謂禮玉束帛乘皮所以報聘君之享禮也承琪案此為賓有特來而非歷聘者重其專為己來故厚賄之若如今文無重字則賄反幣者待聘賓之常不必特記故鄭從古文

十筥曰稷注古文稷作稷

段氏玉裁曰說文糸部無稷字惟禾部稷下云布之八十縷為稷案禾四十秉為稷布縷與禾把皆數也故同名承琪案布縷之縷古字蓋借總為之說文稷下注解疑有脫誤稷字從禾當為禾數注特借布之八十縷者以明之耳鄭以十筥

曰稷為禾數故從今文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八十五終

長沙王賓校
湘陰吳宗實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八十六

南菁書院

儀禮古今文疏義九

涇胡承琪墨莊著

公食大夫禮

宰東夾北西面南上注古文無南上

注云宰宰夫之屬也疏云以經云南上則非止一人但宰官之內有宰夫之等是以下有宰夫之官皆於此立可知故云之屬也敖氏繼公曰經惟言宰是獨立於此也南上之文無所用之以下文證之益可見矣蓋傳寫者因下文而衍此二字也宜從古文承琪案敖說非是此宰即宰夫也經單言宰者舉其長南上之文則以包其屬鄭云宰宰夫之屬者以言宰則其屬見故不專言宰夫明其屬俱在也敖氏以宰為大

宰謂經惟言宰明是獨立不知上文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考大射禮有小臣正小臣師之類此經但言小臣當亦統小臣正小臣師在內故以南面西上之文見其不止一人猶之此節但言宰即兼宰夫之屬在內故必以西面南上之文見之也或又疑下經授公醬梁及為賓設豆簋鉶稻者皆宰夫也宰惟授公酒視宰夫為尊則宰非宰夫之屬不知此宰亦宰夫也周官宰夫下大夫四人諸侯宰夫雖不明官數然亦必非止一人此經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宰夫自東房薦豆六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宰夫設鉶四于豆西以及設豐啓會皆以宰夫為之必非一人所能供蓋皆其貳率其屬而為之惟授酒則云太羹酒不和實於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此乃宰夫之長專其其事故經特異其文其實反位者即復其東夾北之位宰夫之長在東夾北其貳與屬之位亦必在焉故鄭從

今文有南上也鄭以宰右執鐙為大宰亦誤諸侯大宰為司徒兼官乃三卿之長應同大夫東夾南之位不應立于夾北惟宰夫之具饌于東房故位在東夾北蓋其授醬薦豆皆由北階升北堂而至東房也

右人抽扃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載注今文奠為

委古文待為持

敖氏繼公曰奠于鼎西之奠後篇皆作委宜從今文承琪案毛詩傳云奠置也荀子大略云置質猶言委質也高誘注呂覽云置猶委也是奠與委義本相近下文云大夫既匕匕奠于鼎又云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此篇多作奠

故從古文又古文待作持者待持古同聲猶昏禮古文侍又作待也周禮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杜子春云待書亦或為持是二字古多假借此時俎猶未入當云待載故鄭從今文

雍人倫膚七注今文倫或作論

注云倫理也謂精理滑脆者疏云倫膚謂豕之皮革為之革

誤當作承琪案少牢饋食禮雍人倫膚九鄭云倫擇也膚脅

革肉擇之取美者此篇訓倫為理理亦擇也精理滑脆者即

謂擇取脅革肉也倫或作掄周禮山虞凡邦工入山林而掄

財不禁注云掄猶擇也說文掄擇也龠下云从品侖侖理也

倫論字皆從侖聲兼義故古文作倫今文作論鄭以少牢決

之故從古文

賓立于階西注今文曰西階

上文云公立於序內西鄉注云不立阼階上示親饌此注云

賓不立階上以主君離阼也敖氏繼公曰階西西階上之西

也承琪案賓位本在西階之西諸禮皆無賓立于西階上者

故鄭從古文

呂本南麋鸚以西菁菹鹿鸚注今文鸚皆作糜

說文脰有骨醢也鸚脰或從難段氏玉裁曰奕難二聲同部

按公食大夫禮注今文鸚皆作糜糜係脰之誤儀禮爾雅音

義曰鸚字林作脰五經文字曰鸚見禮經周禮說文字林皆

作脰據此則說文本無鸚字甚明後人益之也許於禮經或

從今文或從古文此從今文腴鄭則從古文鶩也承琪案段說是也此注當本是今文鶩皆作腴若今文鶩皆作麋則於義不通鄭當定為字誤不應僅存而不論然疏標注目已云醢醢至作麋則賈時所見已同今本其誤久矣

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注古文簋皆作軌

周禮小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注故書簋或作九今本作九誤鄭

司農云九今本亦作九讀為軌書亦或為軌今本無此字簋古文也段

氏玉裁曰簋字古音同九其古文作軌軌古音亦同九也蓋

古文字少假借車轍之字為之若周禮故書作九則更古矣

大鄭易九為軌者依儀禮古文且周禮書亦或為軌也云簋

古文者謂此軌字乃簋之古文也不徑易九為簋者簋蓋秦

時小篆必從周人作軌也其不徑從故書作九訓曰九軌古

文何也漢時經典古籍皆用軌為簋如儀禮周易損卦用九字者絕

少也鄭君之經何以徑作簋也當鄭君時經有徑作簋者故

鄭從之抑經文本作軌而後人竄改之未可知也承琪案鄭

君注周禮云俎簋牲與黍稷自是依經字為注知當時周禮

儀禮通行本已皆作簋惟周禮故書作九或作軌儀禮古文

作軌耳段又云說文竹部古文簋字凡三曰匱此字當是從匚從食九聲

非從凡也曰匱曰枕其不數軌九何也說文所說者小篆古文之

別也禮經所用者古文之假借也

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注今文曰入門自阼階無

升

案鄭從古文者亦以其文義備

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辨擣于醢注今文無于

案鄭從古文有于者亦以其文備特牲饋食禮右取菹換于醢釋文無于字陸所見本

為是彼經惟無于字故鄭注云換醢者換于醢也

腳以東臠臠牛炙注古文腳作香臠作熏

鄭云腳臠臠今時臠也牛曰腳羊曰臠豕曰臠皆香美之名

也承琪案說文有香熏無腳臠古人以臠為香美故即以香

名牛臠熏名羊臠不別制字小篆以後乃有腳臠二字為牛

臠羊臠之專稱以別于香熏故說文不載禮經今文作腳臠

故禮記內則亦有其字鄭以經典承用已久故從今文與

炙南醢以西牛截醢牛鮓注今文鮓作鮓

鄭云內則謂鮓為膾然則膾用鮓說文鮓魚脂醬也段氏玉

裁曰醬字衍脂者豕肉醬也引申為魚肉醬則俛魚脂可矣

公食大夫禮牛鮓注曰內則鮓為膾然則膾用鮓謂此經之

醢牛鮓即內則之醢牛膾也轟而切之為膾更細切之則成

醬為鮓矣鮓者膾之最細者也牛得名鮓猶魚得名脂也鄭

曰今文鮓作鮓按鮓是假借字說文有者無鮓承琪案段說

是也爾雅魚謂之鮓郭璞以為酢屬廣雅鮓鮓也是鮓本魚

鮓之類故說文鮓下即次以鮓去臠魚也釋名云鮓菹也以

鹽米釀魚為菹孰而食之也牛亦名鮓者古人有以臠魚之

法施于牛肉故亦借鮓名耳今文鮓作鮓者少儀右進鮓注

云鮓脊也蓋牛鮓之鮓依禮記內則本當為牛膾禮經借魚

醉之鮓為膾者以其義近今文又借魚脊之鮓為鮓者則以其聲同耳

眾人騰羞者盡階不升堂授以蓋降出注騰當作媵

鄭云媵送也授授先者一人又上文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

西階注云庶羞多羞人不足則相授於階上復出取也敖氏

繼公曰進羞而言騰亦取其自下而上之意郝氏敬曰騰升

也眾人盡階授於先者故謂之騰承琪案燕禮媵觶今文媵

皆作騰者以禮記亦作揚觶騰與揚皆訓舉故媵或作騰此

媵羞者眾人遞相傳送祇當作媵自以鄭注為正敖氏郝氏

說皆非也

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注今文曰梧受

案訝為梧已見聘禮此云今文曰梧受似今文無皮字鄭以

無皮則不明所受何物故從古文

侑幣束錦也注今文無束

上文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此注云侑用

束錦大夫文也承琪案古文以錦下於帛一等大夫用錦所

以異於君其十端為束則同今文無束於義不備故鄭從古

文

記加萑席尋注今文萑皆為莞

敖氏繼公曰司几筵職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

是蒲筵之上宜加莞席也萑乃葦屬其為物麤惡故司几筵

惟於喪事則用萑席似不可用之於此禮宜從今文作莞承

琪案教說非是聘禮几筵既設擯者出請事注云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纘純右彫几又請禮賓時宰夫徹几改筵注云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常纘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此筵上下大夫也周禮曰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粉純加纘席畫純左形几者則是筵孤也孤形几卿大夫其漆几與此經下文云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注云謂三命大夫也孤為賓則莞筵粉純加纘席畫純也蓋鄭君注儀禮以周禮決之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加莞席昨席莞筵加纘席其筵國賓與昨席同第曰國賓雖不明孤卿大夫以儀禮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差之故知國賓謂孤總之聘禮明云改筵則

此食禮之席必不當同于祭祀之蒲筵莞席教氏徒斤斤於

莞萑二物美惡之閒而不辨禮之差等妄矣凌氏廷堪曰萑席即周官莞筵

莞萑聲相近周官莞筵粉純蒲筵纘純鄭司農粉謂白繡禮經萑席元帛純蒲筵纘布純者蓋元帛上加繡纘布上加纘案此說亦非是莞萑明係二物但鄭注特牲饋食禮藉用萑云萑細葦則萑席以細葦為之亦未可為麤惡

銅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今文苦為芼特牲饋食記銅

芼用苦薇皆有滑注同

案鄭君兩注皆云苦苦茶也特性記注又云今文苦為芼芼乃地黃非也說文芼地黃也從草下聲禮鉞毛牛藿羊芼豕薇是段氏玉裁曰鄭從古文許從今文王氏念孫曰古人飲食無用地黃者芼乃苦之假借也

簾有蓋幕注幕巾也今文或作幕

說文幙幔也幔幙也段氏玉裁曰周禮注以巾覆物曰幙凡以物蒙其上曰幔與幙雙聲而互訓承拱案段說是也說文幙下云周禮有幙人今周禮作幕此不過偏旁有在左在下之異耳禮經此篇古文作幕與周禮同今文幕或作幕者幕從冥聲幕從莫聲冥莫一聲之轉說文唯在上曰幕段氏云此下有覆食案亦曰幕六字蓋淺人所增今文借幕為幕禮記禮器犧尊疏布帛注云帛或作幕亦猶是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八十六終

長沙王賓校
湘陰吳宗實校

